

PP6767/01/2013(032239)

2013 年 9 月

RM6.00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94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日期：2013年9月8日
地点：怡保顺苑大酒店
活动：代表出席南大45周年陈六使追思会



副会长章钦、副会长钟钦富、会长王枝木、理事胡涵青

日期：2013年9月15日
地点：霹雳巴占嘉马广场
活动：霹雳国际图书博览会



左起：副会长章钦、财政陈文泰、副会长钟钦富、会长王枝木、刘道南（林连玉基金联委会代表）、廖永立（学乐书苑代表）、《清流》编委胡涵青

日期：2013年9月15日
地点：霹雳巴占嘉马广场
活动：霹雳国际图书博览会



会长王枝木致词

日期：2013年9月15日
地点：霹雳巴占嘉马广场
活动：霹雳国际图书博览会



《清流》主编潜默诗歌讲座

日期：2013年6月24日
地点：霹雳洞
活动：张永修及夫人林春美副教授来访、《清流》杂志作交流



左起：财政陈文泰、副会长章钦、理事翠屏、会长王枝木、林春美副教授、张永修



左起：张永修、副会长章钦、理事翠屏、副会长钟钦富

日期：2013年-9月14/22日
地点：怡保巴占嘉马广场
活动：2013霹雳图书博览会



左起：副会长钟钦富、会长王枝木、财政陈文泰、廖永立、副会长章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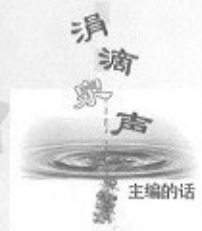
94期



2013年9月出版

- 顾问：驼铃
- 主编：潜默
- 编委：章钦 紫梦玲 介
王枝木 陈有明 罗月凤
涵青
- 发行主任：章钦
- 封面题字：叶兆熊
-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 出版准证：PP6767/01/2013(032239)
-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 编辑部：ALIRAN JERNIH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平面设计：PROVENCE DESIGN & MARKETING
21-2A, Jalan PJU 1/3F,
SUNWAYMAS COMMERCIAL CENTRE,
47301 P.J.
- 承印者：SUPER YUETA PRINT
40, Jalan PBS 14/8,
Tam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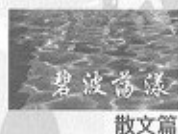
目录



主编的话



我已出版的六部诗集



散文篇

灯的意境

望园寄简

榴槿落了

天佑斯诺登

梦境里的中学

不可一味按“赞”

时事杂谈二则

杂感两则

油菜花

长大

胖嘟嘟的我

我是农夫的孩子

当妈妈不在家时



文学蓓蕾篇

潜 默 ——

碧 澄 ——

杨百合 ——

林 琼 ——

漠北羊 ——

妮 妮 ——

李树枝 ——

方又圆 ——

陈 彦 ——

萧 今 ——

妮 妮 ——

王妍诒 ——

梁美仪 ——

江志华 ——

庄道祯 ——



诗歌篇

童诗自传说至爷爷说

问

是否

登泰山

总要归隐——致烈浦

林 琼 —— 60

心 受 —— 64

心 受 —— 65

林敬敏 —— 66

林敬敏 —— 67



海内存知音

(国外作品篇)

走过春夏秋冬

二十世纪的正气歌感动我

东 瑞 —— 68

王一桃 —— 73



小说篇

许半仙

背影

下山

奔泉

锅

黄顺来 —— 78

林 锦 —— 84

林 锦 —— 87

林 锦 —— 89

潜 默 —— 88



* 我编《清流》有三怕：一怕来稿不足，延误出版；二怕须打字的稿太多，耗时费力；三怕出版后滞销，再次面对大亏。这三怕，如今已成梦魇，时时来犯。

* 我很佩服一介，他把散文审得很仔细，不但审文句，也审潦草与难看的字，尤其是后者，的确帮了我一个大忙。

* 我也很佩服章钦，这把年纪还把电脑掌握得很好，用电脑处理稿件和图片、上网等都得心应手，是大家学习的模范。

* 掌握电脑的应用，对写作有利而无害。一般上，编者都比较喜欢作者把稿件打字后通过电邮方式传送，方便审阅，同时节省打字时间，加速出版工作。

* 本期散文部分比较特别之处就是刊出妮妮的两篇作品。一篇是针对时事而写，有阅读的时间性；另一篇则是描述某种植物。两篇题材不一。妮妮最近频频来稿，是个多产，并拥有丰富知识的作者。

* 黄顺来的小说则趣味性浓，对人性的弱点以幽默的方式点出，引人入胜。

我已出版的六部诗集

/碧澄

在新诗创作方面，几乎不曾间断地经历了四十多年，至今我结集成书的诗作共有六部，即：《回望与感知》、《云里·云外》、《东西大道》、《沸反盈天》、《登山》和《踏影&古诗十九首》。

第一部《回望与感知》，1981年11月五洲企业有限公司出版，收录写于1961至1981的诗作共61首。我在“后记”中写道：“学写诗，是从六一年开始，比学写小说还要早。不过，最先写的数量有限，七十年代始逐渐增加，直到这一两年则几近于狂热。……把这些诗汇集出版，无非以此竖立我写诗的第一个里程碑，希望以后能继续写下去，且在内容与技巧方面都有所进展。”

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华文讲师黄作豪先生为这部诗集写序。黄讲师认为：“旧诗以诗句难得才弥觉其贵，也正因其贵，才感到它的味甘。至于新诗则不然，主朴素坦白，弃去深奥的词语，不用艰僻的典故，浅白自然，读时觉得爽朗

可口，和旧诗各擅其妙，所以为近代学者所推崇。”他举出“霓虹灯”和“我是我”两首为例，“深觉轻松自然，读起来爽在口头，甜在心头，诚如我所说的有‘吃杏仁巧克力糖’的滋味。”

第二部《云里·云外》，1984年12月雅景出版社出版，共收录自1981年5月至1983年1月之间发表于各报文艺副刊的40首诗，包括〈露珠·泪珠〉、〈茨厂街我们的街〉和〈浮世诗草——一个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几首长诗。

第三部《东西大道》，获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86年诗歌组优秀奖，由双福基金资助出版（1987年5月雅景出版社出版），里头收了自1982年12月至1985年10月之间发表的70题（74首）诗作。

我在〈后记〉里提到几件事：那几年我写得不专，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因环境关系，写些短诗，对自己和读者都有个交代，对自己也不会那么苦；坏处是造成偏差，例如所写的诗在量方面远比小说多，而我总认为多写小说才是应该的。这可能只是以“感情翻滚，却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作为借词，“事实上也许是能够加以平衡的”。我写诗越来越起劲，可能是由于自己发现诗既能言情，也能言教。吕晨沙最先道出我的这种趋向。“不过我自认我的诗中知性可能相当强，但言教的意味却是尽量抑压的，不然变

了口号教条式的诗，就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提到“在写作的过程中，虽间中也读一些文艺理论的著作，却说不出自己服膺于哪家哪派。我的观念总是文艺就是文艺，不可把它看得太过狭窄。文艺可有它的任务，也可没有什么任务。但我比较希望作品能反映一点时代的气息。我深信作者该负起时代任务——特别是目前这个过渡时期，国内与国外的读者都想读到一些‘扎实’的马华作品。”没有人把我归类为某某派诗人，我觉得欣慰。被人标签为唯美派小说作者，令我心里叫苦。“我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不论小说、新诗或是任何一种体裁的文艺作品，内容和技巧是同等重要的。内容是本质，技巧是外观。文艺既然是艺术的一种，使用适当的技巧，使作品更为完美，更有可读性，更富感染力，无论如何都不应受到谴责。”我更提到在写诗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有“读者”的影子，我要读者能把我的诗作读下去，也要他们读出味道来。我绝不想让作品变得晦涩。“因此，我走得不快。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也无意‘走’得太快。”我密切期望读者给我建设性的批评，以作日后的参考。“但作者要不要改变自己写作的方向，有没有办法把自己全盘或局部改变过来，因各别情形不同而有所分歧，而且他或她本身有绝对的自由去选择、决定。”

孟沙为《东西大道》写序。他相信“不管在动荡不安的时局或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文学总是肩挑着艰巨的使命，成为时代的烙印、历史见证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马

华文坛，经过长期跋涉，在风雨晦涩的日子里，有人始终坚守岗位，克服重重困难挫折，不懈地进行探索和尝试，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紧随队伍不曾离失，认真地说，碧澄是其中一位韧性十足的佼佼者。”“他的诗外貌并不出众，就像作品的取材和题目，寻常而平凡，表现手法也不见标新立异，诗歌语言朴素，并不注重排比格律，也没有堆砌令人目眩的色彩斑斓、毫无规则的意象。读者若掉以轻心，肯定无法在一瞥之间去发掘到诗歌蕴含的丰富内容素质。”

他发现我对都市没有好感（如〈挤〉、〈心〉、〈世界大战〉、〈无声之战〉），而在〈我这里 你那里〉一诗里，“相当透彻地表达了诗人对都市纸醉金迷的厌恶和对大自然纯朴美好的向往，应该也是众多有心逃避熙攘纷扰的都市人一般心态的反映”。他认为〈牌〉、〈入城〉等篇有对都市生活流于偏激的情绪，影响诗歌的可读性的瑕疵。〈变〉、〈鸡鸣〉、〈心灵的镜〉、〈桥〉、〈自遣〉、〈发〉、〈守〉、〈酒〉、〈两把钥匙〉等篇在题材的取舍方面，或多或少都有略嫌琐碎、平庸或概念化，牵强附会，缺少创意的现象。对于以蛋糕作为异乡的〈时间〉一诗，他特别欣赏，认为作者“相当形象地刻画现代人追求物质生活造成精神上的空虚和贫血，有着高度的社会和教育意义，同时兼具时代精神。比起碧澄同类性质的诗来，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显然都高出一筹”。他觉得收录在《东西大道》一书的诗作，说理诗（包括旅游诗）所占的分量相当重（如〈历史〉、〈人类的历史〉、〈历史的延续〉、〈煮

字疗饥》、〈宋城一瞥〉、〈湄南河〉、〈阳明山上〉）或哲理诗必须兼备“爱乡土爱人民的感情”。他也指出，我的诗作的“感情分量则较为薄弱些”，包括〈回顾与前瞻〉、〈梯〉、〈清明〉等都是。他虽然并不赞同诗人过于投入，却也不主张我那“隔岸观火”少了“自我”的表现手法，建议我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拉得近些，改“远观式”为“近观式”，并给诗篇注入较多的感情分量。

孟沙对我诗作的另一项发现是“对人物刻画有其独到的一面……这点也许和他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不无关系”，他举出〈几个女人〉、〈酬神戏的小生〉、〈荡秋千〉、〈对相师的希冀〉作为例子，尤其是〈几个女人〉，“……人物有典型性……也由于人物角色刻画的成功，配合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鲜明、活泼、通俗的诗歌语言，使诗篇在呈现时代风貌之际，也给人带来一股震撼的力量”。

第四部《沸反盈天》，1989年12月黎氏出版社出版，收录1986至1988发表过的66篇诗作。那段时期，国家政治动荡不安，人心彷徨。书前我摘录〈沸反盈天〉的末尾几行（是作者手写的）：

它们不争什么 不夸什么
却活得那么丰满

那么快乐

它们才是万物的救星

救世的英雄

哲学的奇才

如今过了深夜

连植物也被惊醒

〈后记〉是一首含四节的诗，是对那个时期的希冀（也是作者手写的）：

但愿不再复燃

那截家国的病症

过去的

只该当作是一场恶梦

恶梦中传授治病的

良方

期望不再留下

那箩欺人的话语

消逝的

索性看作是一个神话

神话里教导分辨的
公式

活在恶梦与神话
常令人冒汗或陶醉
怎能怪大家神经兮兮
恹恹欲睡
忘了什么才是正经

可什么时刻
突然鸣起一声春雷
众人一同睁眼
共庆雷声带动的
新景

第五部《登山》，1995年12月乌鲁木齐兴安会馆出版，收录自1988到1995之间共77首作品，列为“兴安文丛”第一辑。〈登山〉所用文字朴素无华，主题集中表达作者对世人极力追求一些虚无的东西的无知给予具体的提示：

下山的
善意地说
山顶一无所有

我摇头笑笑

态度坚决

继续拾级而上

轮到我下山

诚恳地说

山顶不过如此

上山的置之一笑

意志坚决

继续拾级而上……

第六部《踏影&古诗十九首》，2009年3月 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出版，内收1995至2009诗作30首和《古诗十九首》马来文翻译。〈踏影〉和〈登山〉风格相似，文字简朴，寓意简单而耐人深思：

我

踏

爸爸的影子

爸爸

踏

爷爷的影子

爷爷

踏

祖先的影子

影子

千万年

长远……

敝帚自珍乃人之常情。我打算从里头选出部分，再加上一些未曾发表的诗作，出版一部“诗歌选集”作为纪念，也作为对读者的一个交代，相信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希望这构想不久的将来能成为事实。



灯的意境

/杨百合

《葡萄园》举办“五十周年小诗奖”，三十一篇得奖作品都写得很好。而我对《灯》这一篇情有独钟，诗人郭贵勤的文笔很棒。

《灯》这首诗共有十二行，两行一组，共有六组。

灯给人们带来光明，灯光引导人走出黑暗，诗人这样表达：“一盏灯把人/从黑暗中剥离出来”剥离二字，有拉出来的意味。

在黑暗中，人的眼睛视力失去功能，因此“一盏灯把眼睛/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有了灯光，眼睛才能看清周遭景物。

人们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在黑暗中发现有灯光，就自然地趋向光明。诗人生动地这样描绘：“灯总是热情地伸出手来/拉着人围着它说话”。

人面向灯光，背后就有影子。诗人用他生花之笔，调入温馨的人情味，写道：“不知道是自己孤独还是怕人孤独/送个影子陪着你消夜”。



整首诗，最精彩的是最后四行：

为了给灯找个伴
我把自己的心也点成了灯

一盏 在里面亮
一盏 在外面亮

诗人的意境越走越深，把灯走进自己的心里。

心里有灯，心就光明，光明象征美善。

我时常阅读《圣经》，《圣经》多处以灯这意象表达某些信息，试抄录几处，以饗读者：

“诫命是灯，法则是光。”（箴言 6: 23）

“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箴言 13: 9）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箴言 20: 27）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 6: 22-23）



散文篇

望园寄简

/林琼（新加坡）



XX兄：

谢谢你也鼓励我继续这种以寄简方式报导新书的出版概况以及作者的写作动向，说这是一种挖掘的工程，不无意义。只是我想，没有几个报刊刊登这种“文艺通讯”的文字，你认为是不是？

说来也奇怪，倒还是有报刊如《清流》季刊、《新加坡青年》、《南洋教育》、《赤道风》季刊、星报日报的《星艺》副刊、《大汉山》副刊、《热带文艺》、《新加坡文艺》、《写作人》、《文学月报》等报刊，多年来支持这类通讯方式的稿件，我是先后以《文艺通讯》、《文艺寄简》、《狮城寄简》、《校园寄简》、《香园寄简》、《槟园寄简》、《望园寄简》等篇名刊出。再查查我的《存稿簿》的数量，竟已达两百篇以上。你说，那不是有点“奇特”？这也是使我有“欲罢不能”的动力。

认真说来，如果刊物有发稿费的话，这类长篇累牍的文字，似有“赚稿费”之嫌吧？所幸现今许多刊物都无法发稿费了，这倒是作者“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看，作者必须购新书才能有资料，花时间阅读后汲取精华，才能写成篇，买原子笔买稿纸书写后，买信封买邮票才能寄出稿件，



散文篇

编者收到后还得审阅，然后请人打字印出来。说来话长，还是不说为妙。开始为你报导新书的出版概况吧！

李选楼的《双城之恋》在2013年2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是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内收《起舞》、《手机响起》、《转变》、《红绿彩球》、《拉茶》、《四季花开》、《双城之恋》、《一辆小推车》、《葫芦丝》、《道德》、《风卷残云》，共11篇作品。作者在小说里的人物，有热心助人的乡村校长，有生活线上的德士司机，有不同教育的青少年，有因钱财而起纠纷的报贩，有以电脑网站诈骗的青年，形形色色，一一反映出来。作者至今已出版了《那一段路程》与《月下剪影》短篇小说集、《变迁》中篇小说、《月光下的取决》微型小说集、《笔下的风景》旅游散文集、《李选楼文选》、《荒原上的抗争》、《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等书；还编著了《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又十年》等集。李选楼另有笔名伍两、择浩，是现阶段新加坡文艺协会的活跃成员，常随同会长骆明出国访问，参加文艺集会，积极写作，曾获小说创作奖、旅游文学奖，2010年获颁“连士升文学奖”。

一介的《串文字成丹青》在2012年12月由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是一本散文集，内收：《以文字为丹青》、《名贵与平凡》、《鱼米之乡》、《见不到橡树落叶》、《棱角锋芒何处寻》、《人生如戏》、《夜灯随想》等50篇作品。每篇文末均注明写作日期，但未注明发表日期与何处。以文字为丹青是一介的愿望，他写作严谨，希望每一文篇皆能成丹青。文天祥不是写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一介有此宏愿，确实难得。这之前，一介已出版散文集《笔端》（1982）与《搜寻人生风景》



散文篇

(2010)，作者难得出版集子，但他三本散文集均能获得福联会双福文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可谓实至名归。他虽长期受委为《清流》文学季刊编委，却不常见他有文稿在刊物上发表，似有“让贤”之心，但他的作品却入选中国出版的海外华人作品集《异乡梦里的手》、南洋文学集刊《钟声来自海底》、南洋文艺 1995 散文年选《梦过飞鱼》、1996 散文年选《大地浮雕》、福联会《双福散文精选》、马华作家协会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一）（二）》、董总出版的初中《华文》课本、新加坡出版的《海外文学之梦》各书中。一介在书的〈后记〉一开头就说：“我喜欢写散文。”这也告诉我们：他既爱写散文，散文高手必然是他。

章钦的《生活吹起风歌》在 2012 年 3 月由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是一本诗集，内收：〈望着窗外片片黄叶〉、〈头灯颂〉、〈胶林的绿〉、〈云顶高原〉、〈回乡小曲〉、〈黄花树〉等 100 首诗。书前有甄供的序文，他说总体印象是：胶工出身的诗人，长时期生活在农村，谙熟农村和胶工的生活，因此触动诗人的心弦，写下一些从生活中感悟的诗章，这类题材的作品，也就占了诗集中较多的篇幅。你看：沐一身农村泥香/泡一身胶林绿味（《赶路》中句）；童年/随母亲抹胶杯/青年/见满山胶林黄叶（《望窗外片片黄叶》中句）。后来他进入工厂工作，离不开“打工”一业，生活感触尽写在他的笔下，千言万语，都是生活之歌，都是生活吹起的风歌。2008 年间，当我读到章钦的《生命的光亮》散文集时，即在《清流》季刊第 75 期发表一篇文坛拾碎的文字，其实更早于 1984 年 9 月 14 日我就曾在大马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刊出《当过胶工的章钦》，也是一篇文坛



散文篇

拾碎的文字，是介绍他的《落叶的日子》诗歌散文合集。说来，我倒是读过不少章钦的文集。

周槃的《阅读蚯蚓的秘密》在2013年3月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总共收入361首诗，诗题分为一字（如：我、岛、墙）、二字（如：烟花、破鞋、邮包）、三字（如：七里香、猫须草）、四字（如：落叶的话、众菇喧哗）、五字（如：坐船看风景、百变卡达菲）、多字（如：交通工具的话、动感《清明上河图》观后），书前有〈自序〉。周槃在自序中说，写诗写了数十年，诗集出版了十多本，现阶段则更专注于写小小诗，写的更加平易近人、更加生活化、市井化。这就是周槃数十年来写诗后的感悟，当我读过这本诗集后，我给他写了一句短句：“我数十年读你的诗‘长老’了，而你的诗却‘常长’了。”请看周槃的〈我〉首节：昨日的我洗刷完毕/正想离开/被今天的我撞个满怀。

李庭辉的《赏雨堂墨余》在2012年10月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与李氏基金赞助部分经费，内容分为八辑：但记痴心一点丹、流水高山多故知、游罢归来日赋诗、情飘云雾意飘风、亦每由人锅上煎、壮肥称霸独先餐、茫茫夜路欲何之、他山之石（译诗）。书前有马崙的〈李庭辉访曾徒（代序一）〉、婉藏的〈挽狂澜于既倒〉（代序二），书后有李庭辉生平事迹。李庭辉是哲学博士，耽文史哲，曾任各重要团体的顾问、主席、秘书长、院长、评委、理事、主编、编委等职位，是著名的文史哲学家。文学创作有《鸡肋集》、《三弃诗集》、《菩提叶》、《一只小鸟的话》（诗选）、《望星楼墨余》、《枕月斋墨余》、《拾苦存残集》、《觉照心语》、《余澜水



散文篇

花》等。李庭辉近年多以“曾徒”为笔名写作旧诗，他的新诗多以小诗形式发表。随意摘录三首以见一斑：无月/无灯/无人/独自行《夜归》。哪来小鸟吱喳叫/那间小学校/放学了《放学了》。人人人/周末菜市/一片喧腾《周末菜市》。再引录一首旧诗七绝：义薄云天我纳丹/扶危拯溺岂曾闲/位高九五谦如仆/似海深情庇世间《题赠同窗纳丹总统》。没想到曾徒李庭辉还是新加坡民选总统的同窗呢！一句“谦如仆”即点出纳丹的为人。

骆明的《闲话集》在2012年10月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内容分为两辑，辑（一）收入〈文学无须“原乡”吗？〉、〈有用第一〉、〈重视我们的文学遗产〉等14篇作品，辑（二）收入〈这是一件应该继续下去的工作〉、〈走出第一步〉、〈新华文学前景侧写〉等24篇作品。书前有龙敏君的序文〈一个行动者的不息足迹〉，书间书后还附录陈福义、成君、白舒荣、黄培健、昭明、龙敏君等评文。尤其是龙敏君在序文末段中所云，骆明是一位“实干、苦干、创新，有心用心，勤勉勤奋，亦思亦行，亦行亦思地工作、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如此说来，骆明的自谦《闲话集》确是实话实说哩。骆明担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席数十年，他有一个坚强的团队，共同为新华文艺贡献力量，主办了很多活动，出版了很多丛书，是新华文坛一位可敬的人物。当年他所出版的《游踪》（1977），是我最先读到的游记散文集，那是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的丛书之一，接着他陆续出版了二集至五集。数十年来他马不停蹄，继续写作，继续出版了：《初出茅庐》、《微笑》、《生活小曲》、《九月进香》、《骆明文集》、《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尘世小语》、《文化传承——教育杂谈》、《七月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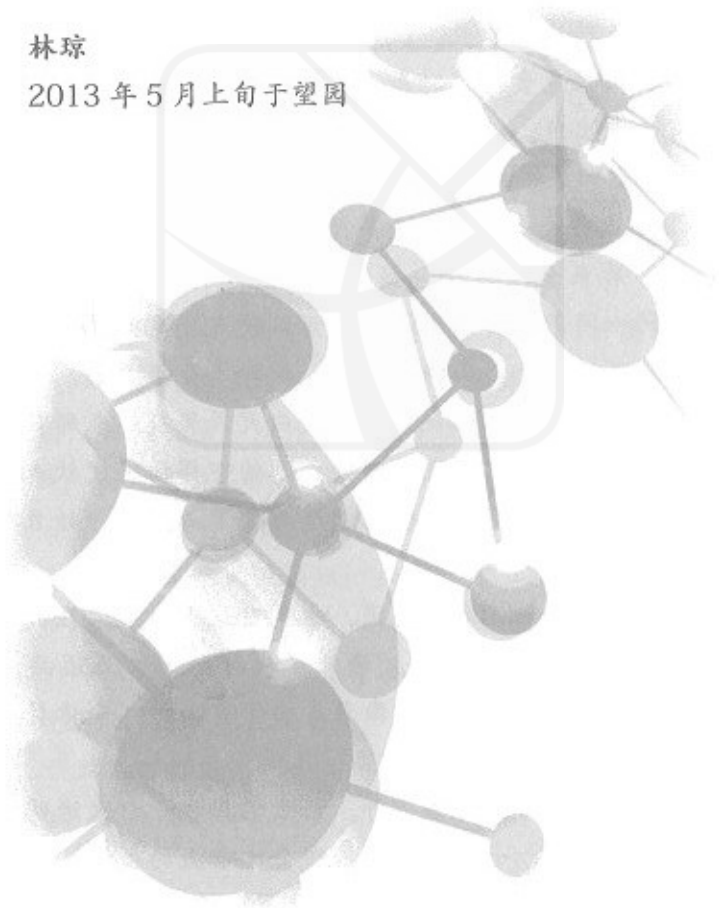
散文篇

火》、《骆明散文选》、《“乱想”及其他》、《杂说》、《街的那头》、《边鼓集》、《昔日集》、《过去的日子》、《扬尘集》、《随想录》等，共数十册；由他编纂的丛书，更无法计数。

这次为你介绍了李选楼、一介、章钦、周梁、李庭辉和骆明，六位新马作家的作品与近况，案头上尚有多位作家的新书待看，留待下一次为你报导吧！即此祝好！

林琮

2013年5月上旬于望园





榴梿落了

/ 漠北羊

八九十年代，当榴梿要掉了，果农几乎每天，不论下雨或出太阳，都到园里巡视，生怕掉在地上的果子给人顺手牵羊，或者给猴子山猪吃掉。有些主人在果园里搭个亭子，方便下雨躲一躲或者休息，坐看榴梿落。通常白天来歇一歇，晚上就回家，明早三四点再来捡榴梿。

据果农说，榴梿在子夜后那一段时间最容易掉落，可能是天气转冷的缘故。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是山中大王野猪等动物出来觅食的好时辰。果农都知道，有野猪的行踪，也就有老虎出没，为了不要和这些动物碰头，园主们就改在黎明前再到回来。

这些园里的雨亭或茅屋，不管什么类型，即有墙和无墙的，后来全被拆掉。据园主说，山神和野鬼常在里头歇息，问一问怎样会知道？他们说肌肤有发毛痒痒的感觉。而听来更可怕的是，山神不睬你，但野鬼会很委婉、字正腔圆地叫你的名字。他们说，不论是白天或黑夜，在那只有虫鸣荒凉的山中，如此亲昵的叫唤，真的吓得两腿发软走不动。这种奇遇是否属实，他们才知道我们不必追究，姑且听之可也。

那些外地来的承包商，也同在这个时候，在园里盖个大帐篷，架上灯泡灯管，带来了炊具和一切必须品。每一天，火头工用煤气炉烧饭做菜。由于有山神，全体员工禁食猪肉。

入夜时分，帐篷内外，好大的面积，灯火通明，远近食家到来购买。一般来说，价钱会比市上的便宜。如果你是熟客老板也会拿一些掉下来就破裂的名种榴梿，请你吃个



饱。由于买的人太过挑剔，一些弯曲的，长不大的，松鼠吃过的，生虫的，都扔在一旁，堆积得如一个小山丘。看起来有点暴殄天物，不是吗？松鼠吃过的，全都是好肉质，而这些小动物只咬那么一个洞，其余全留着，不会不卫生吧！

午夜后，员工们去休息了。早上三四点就要起身。营地又一次灯火光明，录音机播出了流行曲，爱呀恨呀地一阵阵如波浪似地响遍山林，野鸟在叫，山鸡也啼。工人吃过早餐，戴上钢盔，披上厚的外衣，骑着摩托，到园林捡榴梿，于是乎山林忽地热闹起来，汽车声此起彼落。不久后，员工们把一箩箩的榴梿载到集中地——营地。

集中地由专门的人员把载来的果子分门别类放入不同的箩。说到这些专门的人员，可不是虚有其名的。榴梿一到手，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顺手放入指定的萝里。榴梿的种类可真多，有什么 101、昆玉、老太婆、竹脚、D2、D24、榴梿巴都等等，这些“专员”几乎全懂，而不同种类的有不同的价钱。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一个名种榴梿是来自某一个园主的果园，他们也懂。为什么呢？方便熟不透退回来可以要园主退钱，因为这些名种榴梿是包可以完全吃完的。

说到这些名种榴梿，首屈一指的该数“昆玉”。在我们这边，近来食家曾向贩商以一公斤三十五元的高价，买一个百多块钱的“昆玉”，有人说这不是吃果子而是吃金，但食家们却认为物有所值，买得潇洒，吃得开心。钱嘛，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得吃是福也是一种缘份，错过了很可惜。

说到名种榴梿，“小山龟”的我曾为这“昆玉”闹了一个笑话。在此顺笔谈几句。



且说好多年前的午后，我骑自行车经过一段路时，忽然见到菜园园主阿某正坐在摩托车上，两脚张开，手扶方向器，眼望树上挂着的三个榴槤。

我停下脚车，说几句话讽刺他：“大好天气不去浇菜施肥，却坐在这里等榴槤落，是金榴槤啊？”

“哈哈！”他不生气，“你倒说得对，你知道这叫什么榴槤吗？”

“什么榴槤？”我大声说，“榴槤就是榴槤，是三保公的大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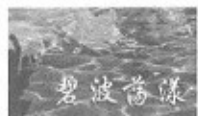
他大笑一阵，然后讽刺我：“真是只小山龟，没见过大海。告诉你，这又是另一种名种榴槤，叫昆玉，现在的价钱每公斤是十多块以上。如果这三个全掉下来，拿到市上去，我马上就有一百多元进袋，告诉你老饕们正在等着尝。”

听他这一说，我张大眼看，没什么两样，但价钱却这么高，必定前途无量。一个念头随即闪过脑袋，因为那时我也在种榴槤。问他可否卖些枝桠给我嫁接，或者帮我培植几棵，他开出的价我就连吃奶之力贴上去也不够。

后来，这种榴槤的枝桠，如筷子般大小，长约三四寸，有人盗取，给园主捉到。私下解决，每一枝罚赔好多钱。不过，被罚的不哀求，因为他知道，若干年后就有大钱赚了。

如果那时候我有能力购到两棵来种，再加以繁衍，而且气候如常，雨水适中，至今也该连本带利赚回来了。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好了，言归正传吧！当集中地的员工把榴槤的品种分好后，也就在这时刻，外埠的罗里也抵达了。工作人员七手



八脚把秤好的，并记录妥当的榴梿搬上车。天色还很黑，这些大运输车，开足马力，呜呜呜地翻山越岭，赶在太阳还不是很热时运抵目的地——新加坡或者新山。榴梿怕晒，太热会裂缝，一裂了就要报废，损失可能很多。

以上所说的是外地来的承包商一般的工作情形。至于本地小园主们在胶林内有三数棵树掉落的榴梿，早上检好后拿去收买中心卖，午后才去巡视。如果榴梿生得多，就架个帐篷，疲倦时在里面休息等吃榴梿。

有这么一个故事，且听小山龟道来。有一天，阿某在捡榴梿时，忽然听到隔壁园的大娘正对着密封的帐篷大声喝骂：“不要像死猪般睡了，榴梿落了，赶快去拾，放在那个竹篮里，我一下子就来载，听到没有。”阿某听到喉头一声“哦”，但不像是帐篷内传出来的声音。一会儿大娘骑着摩托车出去了。不久，榴梿掉落了，阿某注意地看，帐篷没有动静。随手拿根树枝扔过去，也没有反应。阿某知道了，把她的榴梿装入她的篮里，一起载去藏起来。近傍晚，大娘来了，问阿某可否看到她儿子去捡榴梿，阿某说他儿子载出去卖了。

妇人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给隔壁李四识穿了，赔了榴梿又不见了一个竹篮子。

你信吗？瞎子也会偷榴梿，骤听之下断然不敢相信。

且说阿小的榴梿园旁住着两家人。每天一大早年轻的一辈就出门去工作，留下两个老人，一个瞎了双眼，另一个老弱，但还能自由行走，这两家没有亲戚关系，也互不往来。

每一季，阿小的榴梿或多或少都会不见。他怀疑的第一个人是那老弱但还可以自由活动的，他的怀疑给这位老伯



知道了。有一天，正值榴梿狂掉的时候，老伯告诉阿小，若要知道谁是贼，那阿小就一定要在园里候到半夜。

那一晚，天还不是很黑，阿小看见瞎眼的老伯，肩上挂着篮，手里拿了一个米袋，一进园，先放下篮，然后一手摸索，另一手拿着袋往地面狂扫，只那么一下，落在地上的榴梿给钩走了。阿小见此情景，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此乃天欲亡我也。”不是吗？连瞎了眼的都不放过他，那眼睁睁的又怎能不偷不盗？

榴梿落了是一享口福的时候。一些忘年交的年青朋友，借这个机会赚点钱，他们组织榴梿大食会，广召新加坡客或其他地方的人来参加。每个人交出若干钱，然后在指定的那一天到来大吃特吃。言明在先只是当场吃，不能偷偷带走。据朋友说，开始组织的有钱赚，后来的只是赚得一份工钱，为什么呢？因为团员把掰好的榴梿偷偷地装入带来的盒子，又吃又偷藏起来，难怪堆积如小山的榴梿，他们说还吃不饱。

顾客的要求总是对的。开始一两次，举行大吃会在路边空旷的地方，但久了，他们认为不够雅观，要在榴梿园边吃边看榴梿落。其实，这样的要求也没什么不对，举手之劳罢了。只是，与会者在听到榴梿落地声时，竟然不顾一切，冲了进去，吓得主办的人高喊出来。团员出来了，还生气地说：“帮你们捡榴梿哦，应该感激才对！”但举办的不领情：“我知道你们很好心，帮我忙，但我不会得到好报。”团员们要知道为什么。举办的人说：“你们这样不设防去捡榴梿，会给榴梿炸死的。”就在这时候，捡榴梿的员工进入。“看到没有，全副骑电单车的衣服：钢盔、厚外套、手套。这样子才不会给榴梿炸死！”



“你们不是说榴梿有眼睛，不会伤人！”有团员问。举办的回答说，那只是传说，不要信以为真，“你们老远的来吃榴梿，如果给炸伤了，你挨痛，我要赔钱，万一有什么大差错，那我们要卖老婆儿女来赔啰。”

尽管捡榴梿时给榴梿炸伤的新闻很少读到或听到，但我已故表哥曾在弯下身捡榴梿时，就给一个从五十多尺高掉下的榴梿，把他的背部炸得稀巴烂，在医院背向天，伏着睡整个星期。他是个老乡里，一生与榴梿为伍，也相信“他的朋友”不会欺负他。自那次后，他才相信人们所说的全是自我安慰，骗人的。一下子，把个土土的农夫变成个聪明人，以后进园时头上戴个厚顶帽。

说到榴梿，那是一种几乎全民爱吃的水果，而世界上最优质的榴梿就产于我国，这是舍弟的同学，一位农业专家告诉他的。这专家说，以目前市面上所卖的不同种类的榴梿来论，不同名称有不同的好肉质，都是上等货，令人百吃不厌，爱不释手，有供不应求之势。他说，国人对研究和改良榴梿的品种，从未间断，以后将有更多更高产量的榴梿惠及果农和普罗大众，甚至国外食家，这是我国人民一大福气。有好的果子吃，又可卖得好价钱，不富才怪。

几乎是每一季榴梿落了，家里的长辈都不忘训诫我们不可多吃。原因是：他们认为榴梿如狗肉，属于热性食物，扶强不扶弱。如果你体弱，最好不要吃或只浅尝辄止，否则吃后将发高烧，小病一场。

至于吃后，将榴梿瓣盛点盐水喝，据说可以解热。看来不那么有效。如果是一大杯，搁着满满喝，可能就会解去胃里的热气，帮助消化，增强肠胃吸取营养的功能。



走笔至此，回忆一下，三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那热闹的场面已不复见，因为好多果园正改种树胶和油棕。想当年听一位忘年交的老伯所说，种榴梿可以防老。他说他四十岁时在一个小村开杂货店，商余时在园里种榴梿，但技术不好，成功嫁接率不高，所幸种的土品种还不错，又因地质好，按时施肥，季季丰收，老来还逍遥。他说他能，要我也学他，也一定能。

就这样，我在奶奶给我们的两亩土地上也种了几十颗榴梿。但是，这些经过嫁接的，长得还算茁壮的果树，在一场干旱的气候里大部分枯死。说起那场大干旱真令人怕，本是潺潺流水的小溪，干涸见沙，没有水可以灌溉，就这样看着榴梿树裂皮落叶，然后慢慢枯萎，时也命也！

近几年，曾有一两年榴梿价很便宜。名种流梿先掉的卖得好价，但后来气候干燥，榴梿熟不透，不但没价，根本就没人要。至于无名的土种榴梿，一公斤只卖二毛半到三毛钱。有一位园主说，他的榴梿掉满地，要吃请便。问他为何不捡去卖，他说卖来的钱不够付工资，所以不去理它，任它掉满地，这就是赚到了。有一位做买卖的朋友说，价格太贱是因为肉质差和熟不透，如没有弹性，像番薯那样。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更多人改种油棕和树胶，后来油胶价格齐涨，胜过榴梿，农民总算转回了一笔。

都说时来运转，如今榴梿的价格也好转。园主们在价钱最萧条时没把榴梿树砍掉改种其他的，现在也有好回报了。



而我们那园地，已改种树胶；园里还有几棵，逃过旱灾劫数的，还能生产几个，让我们过过瘾，但卖不到钱，太少了。

这些年来，把听来的，亲眼看到的，仔细分析，总结经验，种植榴梿，不但有利可图，也可以防老。但要种植名种的，园里要有小溪流，或者有个低洼地可以挖个人工湖，方便取水灌溉，不要太大片，三五英亩最适宜，定时施肥，逢旱天要浇水，那么四五年后，就有收成了。好品种的价格高，每拌一个，就有好多块钱进袋。老来无事，在园里坐着看榴梿落，我那位忘年交的老伯说：爽过抽“大烟”（即鸦片）。

末了，想问问读者诸君，榴梿是香的还是臭的？那一年我家二弟过美国海关时，每个人都被严格地检查。他听到海关人员满口“扑扑”（poop）叫又“法法”骂。突然，在一个旅客的大袋里取出一盒密封好的，但味道还散发出来的榴梿，有好几个官员转头不敢闻，其他的如嗅到臭气毒弹，不停地骂出粗话，然后又责骂那位旅客：“你怎可以把 poop（大便）带来？”

因此，如果你的或我的答案榴梿是香的，那么，你我都拥有中国作家臧克家的鼻子了。臧克家说：“我闻到了粪土的芳香（和原句可能有点出入）。”臧克家真是个奇人，拥有个鼻子，把真臭的说是香的，那很可能闻到香的，如那老外官员就变成臭的了。

所以，有人说凡事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阁下以为然否？

（2012年9月）



散文篇

天佑斯诺登



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 computer kid 斯诺登，连高中课程都没有念完，就去当兵。年轻的斯诺登，有如一般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深信他们政府的一切言论，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放“受压迫的人”，因此渴望去参加伊拉克战争。

眼看另一个美国年青人，又将被骗到中东，去用贫铀弹屠杀更多的无辜弱势群体；冥冥中老天爷似有所安排，在一次训练中，斯诺登跌断了两条腿，被迫退役。

对一个电脑奇才如斯诺登，轻易就在国家安全局 (NSA)，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那就是 NSA 安插在马里兰大学里的秘密设施保安人员。过后，又在中央情报局 (CIA) 担任资讯科技保安的职务。凭借卓越的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斯诺登迅速获得晋升，以外交身份作为掩护，被派赴瑞士日内瓦，负责电脑网络安全。直到 2007 年，在日内瓦作为中情局信息技术员的斯诺登，接触了不少机密文件。斯诺登的道德和良知，让他对美国政府的种种恶行，和其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失望，意识下自己也是作恶者的一份子。本打算



立即公开机密的斯诺登，因对奥巴马有所期待，希望这是一个有所改进的新总统，所以等待2008年的美国大选后再作决定。可惜事与愿违，换汤不换药，奥巴马仍然延续着前任的一贯政策。

斯诺登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夏威夷的一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做了不到三个月，斯诺登抛弃了优厚的年薪、舒适的生活和同居女友，于2013年5月，以治疗癫痫为由，申请暂时出外修养几个星期，逃往香港，将秘密文档披露给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以及《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斯诺登表示，自己对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以及泄露给维基解密的布拉德利非常钦佩。美国政府利用他们这些电脑专才，秘密建造庞大的监视机器，对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网络侵犯，摧毁私隐、互联网自由、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美国对他国网络实施的攻击规模与危害程度，当今世上，恐怕是无出其右。美国以其锐利的网络攻击能力，对各国政府和民众所构成的严重侵犯，令斯诺登觉得非常不齿，有强烈的罪恶感，亦让他良心终日不得安宁。

根据斯诺登的情报资料，除了美国政府通过科技公司如微软、雅虎、谷歌、面书、苹果等监控互联网活动、秘密收集电话记录；2009年，在伦敦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伦敦当局利用特设网吧，于电脑安装软件程式，截取电邮及监控资料，入侵手机保安系统，监视与会各国领袖及官员通讯和电邮文件。

当然，除了已经公布的密件，斯诺登手上必定还握有许多其他绝密文件，接下来，美国政府简直是惶恐终日，不知道他们眼中这个年轻的黑客，何时又再爆些如核弹般震撼



全球的密件！

斯诺登逃到香港后，一直藏身在一家酒店里面。在美国情报界工作了十多年的斯诺登，很清楚那个全世界最大的秘密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全球最强霸的政府——美国联邦政府，绝不会轻易把他放过，势会把他通缉，甚至想尽办法让他在人间蒸发。而最先遭毒手的，就是新闻网站 Buzz Feed 驻洛杉矶的政治记者海斯汀，刚写过关于监控案报导，日前竟离奇车祸惨死了。这个海斯汀才 33 岁，曾经拿下美国三大新闻奖之一的波克奖。

斯诺登在香港的酒店内，怕会被秘密监视，用一排的枕头把房门堵住，以防止窃听。每逢要在电脑上输入账号密码，还得带上一顶大大的帽子，把电脑屏幕遮住，预防任何隐藏摄像头的监视。

为了坚持正义和良知，斯诺登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生命都豁出去了，对于往后的一切，就只有交给上天去支配。斯诺登对媒体表示，“我不害怕，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散文篇

梦境里的中学

李树枝

初中的求学生涯虽是短短的三年，但伏龙山下的老师慈颜身教，学友的同乐风采，草木的悸动，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午夜的梦里回绕不散。

登山则情满于山，迁居霹雳州金宝山腰，每天只要往门口边一站，就可迎来不同时段变化无穷的金宝山景致。有时备课累了，到办公室外头透气，抬头仰望，不远处的金山峦就即刻轻叩眼帘，自己的思绪总是不禁飘向南马柔佛峇株的伏龙山。

二十多年前，常爱在课余的午后雨停时，伫立足球场边上的大树下，遥望被雨洗净，翠绿的伏龙山。彼时山岚霭霭，余雾袅袅，与山下的教师宿舍，缥缈间构成了一幅山水泼墨画卷，像极了多雨、多雾的江南。

二十多年后，从陈师建诚先生口中，告知我初中一的班主任胡老师正在养病；于是自己硬着头皮，鼓起勇气，播电问候致意。“老师，你还记得树枝吗？”电话另一端传来了一如二十多年前般，依旧不变熟悉的声音。老师回答：



散文篇

“哪里会不记得，你们这班可是我台湾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返回母校华中任教的第一个班级！”

犹记得上华文课时，个子矮小的我坐在前排，抬头仰望前面巍巍站立的老师，字正腔圆，深情地带领全班进入中国古典与现、当代文学的世界。多年后，我有幸赴台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徜徉于当年胡老师在师大红楼校园的求学生涯。老师上课的内容，在自己若干年后的学习生涯，一一出现在眼前。当火车从上海站启动后，缓缓抵达南京车站时，不禁想起胡老师提起朱自清《背影》一文，作者与父亲别离的南京浦口车站。又是在若干年后，笔者漫步北京清华校园时，总爱特别留意老师提起那月色下的荷塘。

还记得黄老师生动的历史课，老师引领了前排的我，飞越时空，神游古罗马帝国英雄征战的疆域；多年后，在新纪元大学学院食堂和黄老师不期而遇，老师又在餐厅给我补上了一课五四运动史。老师也娓娓提起南洋大学历史系老师的逸事，道别时，老师提醒我记得在教课时告诉同学谁是敲起五四运动的第一鸣钟声。老师在我巴生教学工作进展不顺利时，曾扶拉了我一把，至今每每感念师恩提携之情，永铭于心。

至今，众多老师亲切的脸庞，每每在午夜时分，一回一闪在梦境里。卓老师道地的英式发音，每星期必考的英文单字测验，一步一脚印让我窥探了英国语言文学的殿堂；数学江老师知道我考差了数学试卷，给了我一次重考数学的机会；谢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化学元素表，课余常和我相约一



起切磋乒乓球技；至今我还在思索如何防住老师击出的那又高又转日式弧圈球……

伏龙山下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涯，是无比快乐的。我画下了生平第一幅油画与壁画。每当考试来临，午夜偷偷起床和学友拿起课本，穿过树影摇曳的竹林，到教室夜读备考。华中为了贯彻老校长严博士的教育理念，学校的学年成绩换成等级不按优劣排名，自己也亲身参加了没有老师监考的荣誉考试，学习是自动自发的。晚上自习时间，老师不用进班维持秩序，全体宿舍生却能自律地安静专心温习功课；学友们每年自动自发进行课室布置比赛，筹备年底的同乐会文娱表演……

二十多年后，陈老师每周一次来金宝教书法，师生俩相聚于金山寒舍。于晚间的一次闲聊中，自己将本文的情思与拟定的篇名《梦境里的中学》与曾在华中任教的陈老师分享，陈师谓老校长严博士早在1958年于星洲日报就著有《梦境里的中学》一文。于是，明早赶紧查阅文献资料，果真让我找着严博士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正是“梦境里的中学”六个大字！笔者顿时正襟危坐，细心阅读老校长的文章，阅毕后掩卷沉思，激动不已；自己似乎在多年后，有缘与老校长隔空跨时空神交、应答！

登山则情满于山，岁月虽无声，但山川依然静好，祝愿伏龙山岗上的母校，有教无类，培育英才，活水长流，三三不尽。



散文篇

不可一味按“赞”



/方又圆

曾经在面子书上看到有人发布一张送棺材给政治人物的照片，结果“吸引”一些网友按“赞”。

这些网友，有的我熟悉，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是这位政治人物的粉丝，但是我就摸不着头脑，为何他们会“赞”呢？

或者他们是无心，和很多人一样，搞不清楚“赞”的意思。

“赞”有赞同、赞扬之意，他们不可能赞成将棺材送给自己崇拜的偶像。

我也看过有人将自己发生车祸的图文贴上，一众朋友看到就猛按“赞”。我纳闷，竟有人这样高兴见到朋友车毁而不去关心人有否受伤？

面友被老板开除了，在面子书上留言，他的朋友傻傻分不清事情真相，纷纷送上“赞”。这个动作是支持老板炒朋友鱿鱼？还是幸灾乐祸，朋友被炒应该给“赞”？

有人问我，如果是我的朋友发布一帖亲人逝世的贴文，我会不会按“赞”？

我当然不会。死者家属这个时候心情悲恸，如果再接收到无数的“赞”，是赞颂他家里有死人，岂不是令家属悲上加悲？



将心比心，如果是你失去一个亲人，看到一个两个几十个“赞”莫名其妙纷至沓来，你在面子书前真的是啼笑皆非，不禁问道，这个世界怎样了？难道人没有一点温情和关怀吗？。

同样的，有人离家出走、离婚、生意失败，这些不如意的悲伤事，是不能够张扬，是不可给“赞”。

我发觉有的人按“赞”已成习惯。他一看到朋友名字的讯息或是留言就盲目瞎按，如果没有给“赞”就是对不起朋友，送上了“赞”也是做个人情，朋友看到也会投桃报李，如此你赞我我赞你一来一往，个个被赞得你爽我也爽。

称赞别人是一种美德，被人赞也感受到快乐；但要分辨清楚，有些事情是不可一味按“赞”。



散文篇

时事杂谈二则

/ 陈彦 (新加坡)

(一) 山姆大叔谈人权

美国一直很在乎中国扩展军备，他们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强国，他们一口咬定中国扩展军备就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美国不允许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扩展军备，那些准备发展核武的国家，几乎都被他们列入“流氓国家”的行列。

别国扩展军备是为了侵略、称霸。美国的军费是他国的好几倍，自己扩展军备却说成是为了防御，这是什么歪理？美国人的世界观向来具有双重标准，人权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的白人警察痛殴黑人嫌犯，算不算侵犯人权？中国的异议分子密谋推翻国家，这样的人捉到了本该枪毙，美国人却千方百计要以侵犯人权为理由，要把这些叛国的奸贼救出来。美国人派兵到阿富汗，捣毁塔利班的老巢，伤害无数，这是反恐义举，中国镇压搞分裂的疆独和藏独分子却被指斥为践踏人权。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军备是举世无双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匹敌，数十年来，美国南征北战，先后出兵朝鲜、越南，攻打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中国何时何日有主动打过哪一个国家？很明显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说



穿了只不过是作为一个随时击垮中国的借口。中国至今只拥有一艘航母，而且还是二手货改装，未曾远航展示实力，周边国家受不了，纷纷说出自己对“中国威胁论”的隐忧。美国拥有多艘航母，每艘都具备实战经验，还不时开往各国的海域，虎视眈眈，各国不但不表示担心，还张开双臂，欢迎美舰到访。

美国的双重标准令人反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支持率日渐下跌，尤其是回教世界，更对山姆大叔恨之入骨，可是大家都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拳头大，只要他们派出一艘巡洋舰靠近你的海域，你就得乖乖就犯了。最近中国国内有些网民，竟然呼吁美国出兵“解放”中国，这些甘做亡国奴的汉奸，就是山姆大叔所赞赏的“自由人士”。

（二）强权与公理

如果有一个陌生人站在组屋的走廊上，向你家窥探，甚至还拿出相机往屋内任意拍摄，你的反应会是怎样的？你肯定会冲出去质问那个家伙，问他意欲何为！那人如果理直气壮地说，走廊是属于公共的，他有权站在公共地方拍照，这是他的自由，不应受到干涉，这个时候，你会端详一下来者的模样，这人如果长得凶神恶煞，体格壮硕，拳头比你大，你只好暂时忍气吞声，另作打算。

山姆大叔认为自己绝对有权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飞行，所恃的就是《海洋法公约》，根据一位资深的时事专栏作者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如果硬要那么做，所恃的是拳头，而非国际法。



散文篇

一个国家强大到无人匹敌的时候，就会露出霸权的老大嘴脸，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公理。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世人有目共睹，美国人却认为这不算人权问题，他国的一些芝麻小事，美国人却紧咬不放，大声谴责人家侵犯人权。原来在山姆大叔的心目中，人权是有双重标准的，别国必须重视人权，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黑人是贱民，可以任意屠杀，不能享有同等的人权。

拳头大的就当老大，不服气的先尝一下老子的铁拳，这就是黑社会自己定下的“公约”，国际上的强权，似乎也循着这种“公约”发展下去。美国的先进科技向世人炫耀，你发射过来的飞弹，我可以逐一击下，我发射过去的飞弹，你能挡得了多少？我当了全球的老大，大家都要听我的，我是英雄，是世界警察，所做的一切都是替天行道，打抱不平。

到了这个地步，公理何在？摆在眼前的是拳头大的人，声音最大。应声虫为了取得老大的庇护，亦步亦趋地充当山姆大叔的代言人。



之一：杂感两则（外一章）

（1）

内子中风，不良于行，我以轮椅推她去医院看医生，拿药。从柜台处拿了号码，坐在众病黎中等叫号码。

预约是早上八点半。八点我已到，拿了号码痴痴地等。内子因坐久满身酸痛，我去要求护士通融让她先看，“不可以，要根据号码”，要我等。

等，这一等等了三个多钟头，到中午十二点才轮到。

踏入诊所，我礼貌地问医生：“中风不良于行的老人等这么久才看医生呀！”医生被我这一问马上回答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

其实，医院虽有优待乐龄人拿号码，但却没安排老人或不良于行者先看医生。

医院应有明确的指示才对！

（2）

乐龄残障者可申请每月三百元援助金。多位朋友知道内子中风，催促我去申请。

一日，带内子到福利部去，女职员知道来历后，从抽屉里拿出申请表格并吩咐说表格如何填写，填写后连同医院证明交给人民代议士或地方领袖签名。



散文篇

一个中风不良于行，明明摆在眼前，还得遵照什么什么程序，福利部到底开设来做什么？

医院如此，福利部也如此，难道这就是所谓最好的“为人民服务”！

之二：由篮球场想起

移民后建立的砂盖新村，在街上，巴刹对面建一个篮球场供村内青少年投篮、练球，是强身的运动场所。

无可否认，砂盖篮球场，栽培了无数的男女篮球好手。

近日到砂盖走走，顺便到篮球场看看。哗，好极了，整个篮球场盖上顶盖！球场内，青年男女奔上跑下，追逐那圆而会飞会跳的球，精彩呀！

看看球员使出本领，看看球场依旧，再往球场周围瞧瞧，苍发皓首认识的老乡企坐周围，再看那青少年球员，个个都不认识。

看看想想，想想看看，数十年前，我们一班青少年，由黄翘昌统领的一支小小“自立”篮球队，队员萧今添、吕进益、郑启量、谭式、陈家龙、杨日虹等亦曾在这篮球场进行练习，而后到附近村庄或园坵跟篮球队进行友谊赛。

数十年前的往事，犹在眼前。

已各奔西东的队友们，谅别后身还强体亦健！



散文篇

油菜花

/妮妮

近年来，中国各地的观光县市，都把冬春季的油菜花田，列入观光项目之一，油菜花成为观光业的最佳绿色资源，油菜花田是摄影和写生爱好者所向往的地方，而江西婺源油菜花更是名闻遐迩。去年5月到婺源时，油菜花早已被收割完了，连一条菜梗也没机会看到。

今年4月初到广州从化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一大片油菜花海，本该是兴奋得跳起来对吧？非也！偏偏遇上那种又湿又冷的天气，俺体内的白血球正在和偷袭入侵的流感病毒奋战，面对着心仪已久的油菜花，俺就是提不起半点劲；当时，就算眼前摆着一堆黄金，俺也不会有力气去捡，脑子里仅在不停思索，告诉自己，一定要撑着上飞机，回到家才可以好好的生病，真是窝囊透顶了！

记得2008年的4月，当时在济洲岛经过路旁的油菜花田，众人不禁齐声赞叹，司机停在一旁吩咐我们下车快快拍照，刚巧农家去了吃午饭，大家捡到便宜，不需付钱给农民，也可以把韩国油菜花尽情摄入镜头里。导游告诉我们，



散文篇

这些油菜花不能食用，种来仅供观赏而已。

在中国，农田的冬春休耕期间，农民把油菜籽洒在田里，两个月后，开出朵朵黄色的小花，等到第二年春天，农民再将油菜耕入土中以增加土壤的营养，开花后结的果实，就是中国第一大食用植物油原料。

油菜花，别名芸苔，原产地是在欧洲和中亚一带，十字花科，常见的是 *Brassicacapestris*；油菜，英文叫做 rape，油菜籽就是 rape seed。油菜籽含油量非常高，胜于大豆，除了用作榨取食用油和饲料外，在食品工业中，可以制作人造奶油（margarine）、人造蛋白（artificial protein）；还在冶金、机械、橡胶、化工、油漆、纺织、制皂、造纸、皮革和医药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用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Rapeseed oil 在 19 世纪的欧洲，是蒸汽机的润滑剂，如今也是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

菜籽油呈深黄略带绿色，有一股辛辣臭味，芥酸（erucic acid）含量高，需经过碱炼、脱色、脱臭等处理，方可食用。其实，菜籽油缺少亚油酸（linoleic acid）等人体必需脂肪酸，更且其中脂肪酸构成不平衡，营养价值比一般植物油低。另外，芥酸和芥子甙（glucosinolate）等物质，确实不利于人体的生长发育。

据知，芥子甙可在植物组葡萄糖硫苷酶作用下，分解为硫氰酸酯、异硫氰酸酯和腈。腈（Nitrile）的毒性很强，可抑制动物生长。硫氰化物可阻断甲状腺对碘的吸收，具有致甲状腺肿作用。

上世纪 70 年代，加拿大科学家把芸苔作了基因改造，去掉里面会干扰甲状腺功能的 Glycosides，并减少 Erucic acid 的含量，改良出了第一代的“低芥子酸芸苔籽”



散文篇

(Low Erucic Acid Rapeseed, 简称 LEAR)。虽然荷兰方面有研究显示, 芸苔油会对心脏造成伤害, 芸苔的基因改造工程一直持续不断, 所以政府方面, 也根本呈现不出任何长期追踪的研究报告。由于基因改造的新品种油菜非常容易种、长得超快、连害虫也不敢靠近、收成多, 很快就变成了加拿大的主要经济农作物。

1979 年, 加拿大的食用油工业, 决定为这个基因改造的新品种 rapeseed oil, 改了一个漂亮的名字, 叫做 Canola Oil (Canadian Oil, low acid 的意思)。

不过最初许多消费者都摸不着头脑, 什么是 Canola Oil? 橄榄榨的叫做橄榄油, 花生榨的是花生油, 椰子油当然是从椰子榨出来的, 只有看到标签上中文的“芥花子油”, 才恍然大悟, 什么东东? 原来还不就是芸苔油, rapeseed oil 咯!

由于加拿大政府及厂商都极力宣传 Canola Oil 的种种好处, 好像: 植物提炼、不饱和性脂肪、低胆固醇、比别的植物油更加理想等等, 于是, Canola Oil 这种“超健康的食油”, 最先只有在“健康自然产品”的专卖店里上架; 关心家人健康的好公民, 都纷纷采购回家用来烧菜。

后来,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收取了有关方面五千万美元, 登记 Canola 为合法和安全, 从此, 芥花子油除了在北洲的销路直线上升, 也陆续被引进亚洲和东南亚国家。

怎样把油菜籽提炼成一瓶瓶清澈干净的食用油呢? 过程大概如下:

首先用己烷 (Hexane) 溶剂及其他化学剂, 把油从菜籽分离出来, 再以华氏 300 度高温提炼, 去掉 rapeseed oil 的怪臭味, 油经过高温自然会变质, 油的 Omega-3 成分已经



腐坏，产生另一种臭味。接下来当然是要把腐败的 Omega-3 臭味除去，将其氢化以保持油质稳定，不易变臭。搞到这个程序，其实油里面好的成分已经彻底被破坏掉，剩下的是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那么，Canola Oil 岂不就是氢化油吗？氢化油所含的 Trans fats 或者 Unsaturated fat（反式脂肪，不饱和脂肪酸），会对人体造成啥影响？相信如今许多人都清楚了解了吧？

食用反式脂肪，将会提高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机率，它可令“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上升，同时使“好”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美国麻州医学协会出版的“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曾于2006年刊登了一份反式脂肪相关研究总结报告，指出只要摄取极低量的反式脂肪，也会大幅提高冠心病的风险。研究显示，美国因心脏疾病而死的人当中，每年有三万到十万人，可以归因于食用反式脂肪。

如今，就算我们不买 Canola oil 来烧菜，它也会无所不在，好像洋芋片、花生酱、饼干、蛋糕、餐馆食物——等等等等，因为它最便宜，更何况氢化油可以让食物脆卜卜、又耐放嘛！随便放一罐 margarine 在厨房任何地方，久久也不会坏掉，甚至蚂蚁也不爱去吃呢！

选购食品时，还是先看看成份标示，凡有 trans fat、hydrogenated oil（氢化油），或者“以及其他油”的食品，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些垃圾带回家，倒进自己和家人的胃里，避免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甚至是无尽的伤害。



文学蓓蕾

长大

王妍诒（吉打双溪大年新民中学）

“我要长大！”这是我小时候最爱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常看见爸爸驾着车子去上班，我也想有一辆车子呢！可是爸爸说小孩是不能驾车的，由于爸爸拗不过我的无理要求，就买了一辆玩具车给我。我常看见妈妈的一双巧手做出一道道美味的菜肴，我也想像妈妈一样；但是妈妈说我还小，什么都不会，让我赶快出去，别吵吵嚷嚷的。我还看见姐姐常捧着一叠叠的参考书，我让姐姐给我看一本，姐姐白了我一眼，跟我说：“去玩你的玩具，别在这儿吵闹！”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孩了，我已经5岁了……

“我要长大！”这句话再次出现在我一年级的小学生活。当时我看见六年级的学哥学姐们在礼堂唱着毕业歌，他们看上去很伤心，脸上都挂着不舍。当时我的脑袋就有好多个问号，于是我决定回家问问今年刚刚升上初中一的姐姐。没想到，她当场红了眼眶，把我给吓坏了。过了几天，我看



文学萌芽篇

见一位五年级的学长正在帮一位老师处理事情，那位老师在学校常板着脸孔，不苟言笑，可是我却看见了他跟那位学长有说有笑，这让我看见了那“百年一遇”的冰山笑脸。我也好想快点长大，成为学姐，帮忙老师处理事情，让老师也对我笑。

上了四年级后，“我要长大”这句话通常只会出现在爸妈不让我买东西时，因为他们钱包里的钱从来都由他们来保管，想买什么直接从钱包里掏钱就行了，而我的钱包却空空如也，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得经过父母同意。终于上到了六年级，我才知道原来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风光。小六检定考试、堆积的功课、父母师长给予的寄望，我终于面对这些无形的压力了。我开始有了烦恼，到外面院子玩乐似乎也变成了奢侈的事。我开始懂得替父母着想，开始明白什么是不舍，也终于知道了姐姐那时候为什么红了眼眶，也懂得“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句话。“我要长大！”这一句话似乎淡出了我的生活……

上了初中一，因为有些不习惯，我的课业成绩好像直线一样往下滑落，父母的斥责声，我充耳不闻，每天都想着与他们作对，回到家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把耳机塞进耳朵，那时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糟。翻开相簿，我看见以前那稚气的



我，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是笑着的，那笑多甜啊！我突然忆起了小时候我最爱说的那句话：“我要长大！”刹那间，我终于明白了当我说那句话时，爸妈和姐姐对我作出的表情——无奈、好气又好笑、还有“羡慕”。原来我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童年的我是多么幸福，想玩的时候就玩，想睡觉的时候就睡觉，想看书时就看书。不必担忧功课做得怎样了，不必烦恼这个月的零用钱是否足够，不必担心即将到来的测验。笑声永远多过哭泣声，开心永远多过伤心，多幸福啊！

今年我已经升上初中三了，功课多，压力大，当然是我意料之内的，因为今年我即将面对初中评估考试。有时候我会不经意想起“我要长大”这句话，实在是让我百感交集。我一天一天地长大，爸妈一天一天地变老。姐姐到外地读书，长时间不在家，因此，我要勇敢地扛起照顾爸妈的责任。我要努力读书，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现在的我已渐渐长大，渐渐地体会到现实的残酷，也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什么，更知道外头的生活，不能像在家里一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长大，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要长大”这一句话是我小时候的口头禅。什么时候它开始慢慢地远离我，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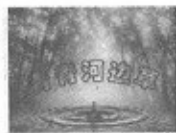
其他小孩了？什么时候它开始淡出了我的生活？烦恼，又什么时候找上了我？我的快乐呢？它到哪儿去了？

曾几何时，懂事、孝顺、乖巧、懂得替别人着想，开始占据了我的生活……

“长大”，为什么我现在竟然有点讨厌它？可能是时间不停地在走，我在慢慢地长大，偶尔看看相簿或者听听别人给予我的评论，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改变了那么多。我想，不只是我在改变，世界的改变也让我有些无法适从，世界的改变加上我的改变，让我有些拒绝成长，让我有些拒绝接受眼前种种残酷的现实和巨大的变化。

此刻，我真的长大了。只希望烦恼能够远离我，快乐和平静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简评：烦恼随着成长而增长，
用智慧去解决人生难题



文学萌芽篇

第八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特等奖

胖嘟嘟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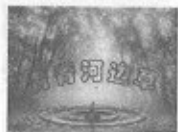
梁美仪(金宝圣淘沙中学)

一个圆圆的西瓜脸，加上一副水桶般的身材，就是我最真实的写照。因胖而闹出的笑话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身为一芳龄十七的妙龄少女，我可是异品中的异品。当同学们都急着瘦身时，我却为汉堡包疯狂；当同学们穿着迷人的低腰裤，露出小蛮腰，展现婀娜的身材时，我却穿着一件松阔的孕妇装；当同学们穿上性感的迷你裙，露出修长、光滑的双腿时，我却穿着长及膝盖的七分裤。我，就是如此与众不同。

伴着一身肥肉，与我形影不离的就是与胖有关的绰号。从幼儿园到中学时期，从“小胖胖”、“胖妹仔”到“肥媚”、“笨珠”、“肥姐”、“润珠淑女”，皆因我圆润的身形而得名。有时我的朋友甚至会为我度身创作一首曲子。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绰号，我不得不佩服朋友们丰富的创造力。

看着我那层层层的“轮胎”，未免有些沮丧与自卑。看到窈窕淑女，我都会露出羡慕的眼神。女同学探讨时尚潮流与扮美话题时，那银铃般的声音在我耳畔响彻时显得格外刺



文学苗圃

耳。出入厕所需要打横行，参与课外活动时，笨重如大象的我也变得鸡手鸭脚，并特别需要他人的照顾。走几步就体力不济、气喘如牛，往往成为队友的累赘。掉下水的话没人敢救我，因为我会把救我的人拖下水。上体育课，满身肥肉一抖一抖地跳动，常成为被取笑的对象。胖给予的烦恼与不便，我已感到麻木。表面上，我显得满不在乎，但脑海里偶尔也会出现“享瘦”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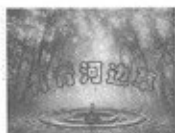
妈妈看到我节节上升的“胖指数”，常劝我节食瘦身，她鼓励我并告诉我享“瘦”的感觉难以形容，好处可多！一旦幻想自己拥有24寸腰围的苗条身影时，我内心就会涌出一股瘦身冲动。持之以恒，必能成功，等着瞧吧！

（指导教师：许慧艺）

简评：

自然美 就美

内在美 才好



文学特等奖

第十四届特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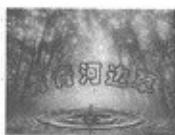
我是农夫的孩子



江志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

“华，明天有空吗？”这句话从正在吃着饭的爸爸嘴里冒出。每当我听到这话后，我大概能猜想到老爸的意图了，因为我对这样的一句话一点都不感到陌生。我知道老爸要我到田地里帮忙。没错！我老爸不是一名大企业家，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他是一名农夫。而我，不是什么大明星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大老板的继承人，我，只是一名平凡农夫的儿子。

老爸的田地距离我家蛮远，据说是爷爷自中国飘洋过海来到这里后，自己开辟出来的农耕地。老爸接手后的每一天，天刚破晓，就骑着淘汰式摩托车独自出门，直到晚上万家灯火的时刻才到家。一旦人手不足，而我又有假期的时候，上面的情节就会自动上演，若无任何意外之事，第二天早晨，那老摩托车后就会多了一个人影，那就是我。这庄稼



地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生疏，除了家以外，它是陪我长大的地方，一个让我度过喜怒哀乐的老地方。

小时候，母亲怀着小妹时也常到这庄稼地帮忙。为了不要麻烦家里的两老来照顾我们这几个“百厌星”，父母一到假期就会把我们带到田地里照顾。我还依稀记得第一次到这庄稼地时，我就犹如一只小狗，抱着强大的好奇心与胆怯到处窜，还差点迷路而哭起来呢！除此之外，我还很爱跟这地里的鸡、鸭和羊只追逐。当然胜利者自然是羊大哥们，他们总是跳到我触手不及的地方，然后一脸神气地抬高头，好像对我示威，告诉我：“你输了。”我也记得我刚踏入学习生涯时，由于性格较内向，勉强称得上有一个朋友，所以，那时我很向往到老爸的田地里。我知道在那边能让我大蹦大叫，能让我与大自然为伍，它们虽然都不会说话，但却都是我倾诉孤单寂寞的良伴，它们为我黑白童年添上了色彩。

时间的流动总是为人们带来改变，我对这土地的情感也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减少了。几年后，小妹出生了，母亲也因为得照顾她而留在家里，我们这几个小孩虽然有时还有到田地玩，但也比较常留在家里。渐渐地，我从一个只把田地当着游乐场的小孩子成长为能做些简单事的小伙子，也开始



到田地里帮忙。除此之外，这时候的我也开始懂得如何把自己融入人群中，扩大了我那渺小的社交圈子。

我还记得那一次，小学老师在上课时谈到父亲的工作，以前总以老爸的行业为荣的我在这时发现朋友当中，有的父亲从事一些更专业的工作，自卑的我就从那天起不敢告诉我的朋友我的老爸是名农夫。我开始埋怨老爸总把他的全部时间都投入他的工作里，不能如别人般能在假期时带孩子去旅行。我还抱怨老爸在人手不足的时候总叫我到田地里帮忙，甚至还埋怨那个陪我长大的田地是如此肮脏邈远，充满着蛇虫鼠蚁。这种种不满堆在我心中，直到有一天，我在替父亲摘菜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的怒火如火山般爆发出来，脾气一向倔强的老爸也不甘示弱地猛抛火弹回敬我，你一言，我一语，引发了最激烈的父子大战，一发不可收拾。母亲看在眼里，不发一言。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她的悲伤，她很难过。然而，我们父子在往后的日子里，犹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又冷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人算不如天算，当初，家人还以为我们两父子的这场战一世都停不了，谁也没想到能让此战圆满结束的大功臣竟是另外一“跤”。那晚，雨下很大，虽然田里有一间能让老



爸在那遮风挡雨的小寮子，可是他坚持要从那遥远的田地回到家。谁知道向来骑车技术不赖的老爸在失去控制之下摔了下来。第二天，老爸被路过的人送了回来，发现自己的右手不使力，家人赶快把老爸送到医院去。雨后的天很晴朗，可是家人的脸上显然是乌云密布。医生告诉我们，老爸的肩骨断成了三节，需动手术植入铁片定位，就算手术成功手也未必能如以前般灵活了。老爸住院的那晚，家人一起到医院里探望老爸，看到躺在床上的老爸，我心里突然明白老爸愿意冒大雨赶回家是因为他珍惜陪伴家人的短暂时光，这才领悟到老爸对家的付出有多大。

在老爸康复时期间，老妈也“重出江湖”了，而我看到老爸勉强上阵的时候，身为儿子的我怎能坐视不理呢？这段期间，我重新认识这位我家的“超人”。老爸并非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而是他身负着一家之主的重任。我明白了老爸这么卖力的工作是想为他的孩子铺上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而不是他那条充满起伏和土坑的黄泥路。

此外，我对农业也拥有全新的知识。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越过越好，很多人都不青睐这行业，都认为这是一种辛苦且回酬少的工作，只有那些没能力的人才会找这碗饭吃，



文学苗圃篇

所以，他们歧视农民。实际上，大家都忘了“民以食为天”的事实了。正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要知道要种出品质好的农作物都需费农民们的一番心血。不管以后这行业是否会没落，对于老爸那份以劳力来维持家的坚毅和乐业敬业的精神，我还是会感到光荣的跟别人说：“我是农夫的孩子！”

（指导教师：梁丽秋）

简评：

您用心培育 大地的粮食

您悉心养育 家中的子女

农夫 辛苦您了

辛苦您了 爸爸



文学苗圃

第三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当妈妈不在家时

庄道楨（怡保育才华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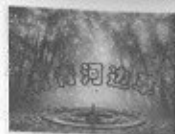
今年3月，妈妈受教育局委派，必须去雪兰莪州参加为期一周的研讨会，所以这几天放学后，我只好和弟弟留在家里。

每天，爸爸趁午餐时间，开车匆匆地从学校接我和弟弟，顺道还要去买午餐。回到家后，我自己洗澡，而弟弟则由爸爸帮他洗澡。过后，我们便一起吃从外面买回来的盒饭。看了那盒饭我嚷着不好吃，弟弟则嚷着要汤。我们俩吵得爸爸透不过气来。

餐桌上少了妈妈，显得异常寂寞。这时，我和弟弟便想起平时妈妈为我们准备的丰盛午餐和晚餐。有新鲜的蒸鱼、绿油油的蔬菜和热腾腾的汤，还有我最喜欢的烤鸡，那可是妈妈的拿手好菜。一盘盘美味佳肴都是她用爱心煮的。可是，当她不在家时，我们只好吃这些冷冷的盒饭。

用了午餐后，我和弟弟就开始做功课了。爸爸又要赶着去工作，到傍晚5时才能回来。做完课后，我就逗弟弟玩。弟弟一会儿在地上打滚，一会儿从这个沙发跳到另一个沙发，非常调皮。

爸爸下班回来后，就为我们准备晚餐。平时爸爸很少下厨，爸爸只会煮他从姨丈那儿学来的海南鸡饭。香喷喷的鸡饭令人垂涎三尺，弟弟一会儿就把饭吃个精光。



文学落雷篇

晚上，叠衣服时，弟弟突然惊叫起来：“爸爸，你看！我的运动衣怎么这么脏？”原来一件衣服褪色，把其他几件衣服都染上了黄色。

一天早上，我们正要换校服时，才发现没有校服了。爸爸赶忙从衣架上拿下半干的校服熨烫。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可怜。

这几天，我们好像度日如年。终于，妈妈回来了，这时，家里又热闹起来。妈妈不在家时，我们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妈妈在家时，一切都井然有序。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与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更要感谢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

（指导教师：高丽艳）

简评：

您不在身旁时才知道您的重要，

感谢妈妈！

感谢爸爸！



童诗自传说至爷爷说

/林琼（新加坡）

1. 传说

神话故事常说

天狗食月

嫦娥奔月

你们不信

天狗怎会吃月亮

月亮里哪有嫦娥

信与不信

等你们快高长大

自然会明白

2. 你们两个

爸爸说

你们两个小仙女

跳起芭蕾舞

轻盈美妙

妈妈说

你们就是两朵小花

在花园里

发出缕缕清香

爷爷奶奶说

你们什么都不是

就是我们两老的

乖孙女

3. 谁的声音

公鸡的声音

喔喔喔

狗儿的声音

汪汪汪

猫儿的声音

喵喵喵

羊儿的声音
咩咩咩

牛儿的声音
哦哦哦

鸟儿的声音
啾啾啾

蜜蜂的声音
嗡嗡嗡

青蛙的声音
呱呱呱

婴儿的声音
哇哇哇

我的声音
爸爸爸
妈妈妈

4. 牵牛花

牵牛花
开放一朵朵
喇叭花

哥哥叫你牵牛花
姐姐叫你喇叭花
到底你是爱牵牛
还是爱吹喇叭

我说呀
你只是一种花
花、花、花

5. 翘翘板

我们最喜欢
公园里的翘翘板
姐姐坐一边
妹妹坐一边

姐姐蹬妹妹翘

妹妹蹬姐姐翘

一上一下

一翘一蹬

哈哈，哈哈

姐姐笑妹妹笑

大家一齐笑

笑哈哈，哈哈笑

6. 一家亲

哥哥大，弟弟小

哥哥疼弟弟

弟弟爱哥哥

姐姐大，妹妹小

姐姐疼妹妹

妹妹爱姐姐

兄弟姐妹一家亲

爸爸妈妈最高兴

爷爷奶奶最安慰

7. 谢谢

有人帮助你

要说声谢谢

有人称赞你

要说声谢谢

有人给你东西

要说声谢谢

小孩子有礼貌

大家欢迎你

常常说谢谢

人人喜欢你

8. 晾衣裳

妈妈在屋外

晾衣裳

阳光照

风儿吹

那好，那好
黑云一来
妈妈快收衣裳
要不然
雨来了
淋湿了衣裳
怎么穿？

9. 红包

华人新年到了
红彩缤纷
我们小孩又有红包拿了
恭喜恭喜

每一个红包
包含着长辈的心意
要我们快高长大
报答父母的恩情

10. 爷爷说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天
你们来到爷爷家
二话不说
一个个低头看手机

爷爷问一句
我们答一句
爷爷问两句
我们答两句
爷爷不问
我们不答

爷爷终于说
你们呀你们呀
终于变成了低头族
不想抬头了
(科技发达的效果)

心受诗 2 首

之一：问

是不是没有翅膀
就不能学习飞翔？
能不能借助风的力量
再加一点点
自己的坚强？

是不是没有鲜花
就不能酝酿蜜糖？
能不能借助人工的力量
再加一点点
仿真的配料？

是不是没有感情
就不能白头偕老？
能不能借助宽容的力量
再加一点点
时间的成长？



之二：是否

是否

能把儿时的快乐

复制

储存

在悲伤的时候

拿出来

回味

品尝



林敬敏诗 2 首

1. 登泰山

那次登泰山
适逢中秋时分
月光明亮
照见我心房

想邀李白来饮酒
想邀杜甫来论诗
山高不语
诗人不来

何不邀嫦娥下凡
陪我俩老
诉说月宫如何
空寂
人间如何纷争

泰山不老
时光不老
岁月催人老
不知能否
再一次来
登泰山



2. 总要归隐

——致烈浦

你真要走
我留不住
多年相聚言欢
往事如烟

因友谊互动
两厢情悦
为文艺献身
一厢情愿

已尽一己绵力
心无旁贷
若力不从心
是因高龄

虽然同心文艺
最终已然
总要放下
总要归隐



走过春夏秋冬

· 东瑞 (香港)

绿色·春

在人间最后一块乐土追踪仙迹的日子，回想起来，依然青绿满眼，花香扑鼻，像是在一页一页地在掀翻记事簿，拂动了记忆中的芬芳。

也许警觉来日苦短，我们有一年率领了儿女们来到这一块人间最后的天堂，导游没有安排到这儿——伯都古湖，那是我记忆中刻骨铭心的山中湖，真想续梦于此。

按我们的要求，小车朝伯都古湖进发。

儿女都爱摄影，把我们推向一个以前没来过的花园。

满眼的花红柳绿色、阵阵的香气在浮荡，叫人迷失花丛。

远处是湖水天空一色，雾气朦胧，山山水水都朦胧，炎夏进入了凉凉的秋季；周围是香气的飘拂和弥漫，花也芬芳，叶也芬芳，地绿树绿色满眼的绿意，绿得流油，绿得葱茏和忧郁。

我们坐在花丛里，接受儿女们几架摄影机的瞄准，他们都匍匐在地，而我们满腹的香气好似欲喷薄而

出，好想坐它一个春季，坐成一对人型的花儿，凋谢时也散发浑身的芬芳。



东瑞夫妇生活照之一

蓝色·夏

那一年，我们在苏门答腊南端的楠榜海边，流连了一个夏季。

那一年，实际上时分已经进入秋季，但楠榜在赤道之国，太阳的夏威，依然散发威严，我们只好涌向海边，看一泓蓝色的海在静静地喃喃絮语。

望不见遥远的克拉克火山的影子，却在沙滩上看到一株孤独的树。

寂寞孤独的、已经落光了叶子的树，陪伴了单调的海，虽然海是那样广阔博大：我们来到枯树周围，议论纷纷，叽叽喳喳，我们陪伴了单调的树，虽然树是那



样傲然不语。海有了树，增添了色彩；树有了人，生气勃勃。

简单原来也可以这样美，只有独树、一条长长的木椅子。不知哪个善良的人儿，为单调的海、为孤独的树，在幕后设计了那样特别的道具？

爬上树，寻寻觅觅，我的最爱在哪方？原来寻她千百度，她就近在身边。叫我油然想起了年轻时候的疯狂追求，冥冥中似乎早就是缘订三生的、童年时候的她。

那个难忘的短暂的夏天，我们在一个岛的南端，留住了美，也捕捉了美回来，定格在这一幅海中树和树中人的永恒中……



紅色·秋

从不知天地可以这样红。红得惊心动魄。

从来以为红树林是童话里的营造和想像，以为枫叶红似二月花只是诗人的美化和夸大，一直到上海郊区的崇明岛，才知道有一种惊奇叫“不可置信”。

那时队伍行得急，脚儿匆匆，就这样与美擦身而过。

这一生，我们多少次和美失之交臂？多少次和机缘只剩一线之隔？多少次在最喜欢的事物面前熟视无睹？



红树林叶红地毯，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生活了半世纪的我们那里见识过？

想起了无数辛酸和美好的往事，想起了和她牵手走过的春夏秋冬，走过红地毯的一刻，为儿女走上红地毯的辛劳，参加和分享亲朋走上红地毯的喜悦，啊，人的一生，可以多少次走过红地毯……

秋季，踏上厚实柔软的红地毯，处处累累的花果，遍地丰收的秋实，我们相约每一年都要一起收获一次，在金黄色的收获季节里出游，千万不要错过。



东瑞夫妇生活照之二

白色·冬

亚热带一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亚热带的火山地区，竟是如此好冷好冷。



那一次我们从爪哇岛一路西行，谁曾料到，气温渐行渐凉，愈来愈低。

抵达白火山口，突然白魔突降，天地白茫茫一片，湖水茫茫，山也茫茫，我们也一头迷茫。望远处，山在白茫茫的烟雾中，只勾勒出灰灰黑黑的灰线条，完全是一幅连着一幅的中国淡墨山水画，叫人惊异万分。

湖上冒着团团白烟，凝留在湖面上缭绕不去，看来好似沉睡在天地大床的美人哈出的凉气？手儿试试，烫烫，温温，原来是火山恩施的一湖温泉。太不可思议啊，湖上不是寒气是热烟，陆上的严严寒冷却叫人抵受不住。人，处在冷热交织中，天地，依然睡在昨夜星辰中。

有一些树木浸在水中依然活着。

同行者的围巾大派用场，男士纷纷借出自己的一副胸膛，哪怕瘦骨嶙嶙，只要慷慨地献出自己，雄性的臂膀都会变得厚实有劲，每一副胸膛都成了女性背后可以牢靠的城墙。

在她感到寒冷的岁月，我都要在她的一侧，让疲倦的她暖一暖，靠一靠。

相牵，走过酸甜苦辣；相扶，走过日夜风雨、阴晴圆缺。

相随、结伴，走过我们人生的春夏秋冬……



二十世纪的正气歌感动我

——创作回忆录。兼记郁达夫

/王一桃(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新加坡由于聚集一批中国南来的进步文化人而成了当时“风下之国”的一个文化摇篮。如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那么，郁达夫可说是举足轻重的第一位人物。早在 1921 年十月十五日，他已出版了《沉沦》这部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其<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三篇作品）。此书不仅得到郭沫若的好评，还获得沈从文的赞赏。郭沫若把它比作“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沈从文则以“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来说明郁达夫作品在人物典型塑造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从而使“郁达夫”不胫而走，“成为一切青年人最熟悉的名字了”。

正因为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文学成就，故 1938 年底一到南洋，立即受到爱国侨领和广大侨胞的欢迎，与陈嘉庚等成为星洲华侨反法西斯斗争的中流砥柱。他应邀到新加坡《星洲日报》主持文化艺术副刊，破天荒刊登爱国诗词作品和抗日救亡的言论，并为金山、玉莹抗日救亡剧社大作宣传。随后临危受命，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和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等要职。然而驻防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却不堪一击，面对“茫茫富士山直扑



热带”，“如乱鸦遮天，似乌云盖地”，“黑压压”的一大片“蝗虫”，正如我在《马来亚：三年八个月》组诗中《1941.12.序幕》所披露的：“大不列颠舰队患了美尼尔氏症/皇家空军也得迷路炎栽进海底/红毛指挥官白手举起了白旗/黑色警察边逃边脱黑色衣履”。而郁达夫早已有<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赋此见志>一诗。其实我才有七岁半，就跟大人逃亡：“从海的这一边，流浪/流浪，一直到山的那一侧。”组诗中的《丁加奴河》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迄今回乡，仍历历在目。掩卷深思仍感到“比丁加奴河更行更远的/则是《松花江上》那首歌”。而在新加坡的郁达夫和胡愈之、巴人等二十八位进步文化人，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撤离星洲，于是开着一艘破旧的小电船向南驶去。说时慢，那时快：小电船刚告别红灯码头，回首一望，星洲已是一片火海！郁达夫不禁悲愤交集：“伤乱倦行役，西来又一关。偶传如梦令，低唱念家山。海阔回潮缓，风微夕阳殷。愿随南雁侣，从此赋刀环。”其中“伤”、“倦”二字极写诗人心绪，《如梦令》、《念家山》二词牌诉尽哀情，结句更是卒章见志。

从此，挣扎在膏药旗下的我再也听不到半点郁达夫等人的消息，从雨季等到晴季，再从晴季等到雨季，年复一年等了足足三年零八个月！再加上那个时候电讯没有现在发达，即使新马与印尼共隔一条海峡，也仍有“人隔万重山”之感。人们多想听到爱国赤子、进步作家郁达夫的音讯啊！

终于听到了，终于听到了，那是光复后不久，胡愈之第一个将郁达夫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与失踪的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世。而我也于 1948 年六月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开的新南洋书店第一个将胡愈之这一本《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推介给当地读者——

话说郁达夫等人从新加坡逃到苏门答腊，本想先去爪哇，再从爪哇设法返回中国，不料没多久爪哇也沦陷了，只好转入苏门答腊内地，先乘舢舨到帕干巴鲁，再驱车去西部的巴雅公务。自此郁达夫化名赵廉，以商人身份出现于当地社会。开始倒还可以避过风头，可是后来却因应急而“祸从口出”——

原来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专业的郁达夫已学会一口的日本话，不想因见义勇为一时脱口而出，以致被日本人拉去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充当翻译。好在对方仍把他当作普通商人看待，暂时倒还无事，但他为了继续暗中为当地人解围脱险的长久之计，不得不于 1943 年九月十五日与一位名叫何丽有的华侨女子结婚，以混过日本法西斯耳目。尽管如此，还是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后来作的《致郁达夫》一开头“你的长篇小说给读者留下一个谜/那结局可以任人去寻思去揣度/或说你一时失足，跌入了千古大恨/或说你含冤受屈，黯然埋没了自我。”就是端出这个谜一般扑朔迷离的情状。

“长篇小说”是他漫漫人生的比喻，而晚节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郁达夫来说更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汪精卫就是因为附敌卖国而遗臭万年。郁达夫 1939 年初从新加坡因公出差到槟榔屿闻讯曾赋诗提及此事。如今却万万



没有料到自己竟会变成“一个谜”！幸好有个肝胆相照的“南雁侣”在一片迷云乱雾中公开这一谜底——

“在他担任通译时，他却帮助了不少人，其中大部分却是印尼人。达夫当时懂得马来语，不过几句，但因为宪兵完全不懂马来语，所以遇到审问印尼人时，仍要他作翻译。他也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武吉丁宜一带华侨人数甚少，日本人本来就不十分注意。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人的，达夫探悉以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所以当达夫任通译的几个月中，武吉丁宜宪兵部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尔有被拘禁的，不久经过达夫的暗中营救，也都释放了出来。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岂料没多久，日军将苏门答腊岛的军政监部迁移至武吉丁宜，迁来的宪兵总部有一随员洪根培，即因郁达夫拒绝与他同流合污而向日本主子告发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于是日本人立即到北卒、上海等地调查。对郁达夫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他唯有一方面沉着应对不测之风云，一方面暗中通知“南雁侣”立即分头疏散。终于，要来的事终于来了：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人派人把郁达夫骗出家门，从此就一去而不复返……我在《致郁达夫》后一节写道：“唯有苏门答腊的丛林亲眼看到/被抛进死亡的生灵因你而复活/唯有赤道线上的云彩亲耳听闻/虎穴狼窝溅出二十世纪正气歌”。前者，表彰了郁达夫鲜为人知的不朽功绩；后者，则颂扬了郁达夫于无声处发的一声惊雷——二十世纪的正气歌。



这的确是二十世纪的正气歌，是在椰风胶雨下“赋刀环”的天文祥，1945年九月十七日正气凛然地就义于印度尼西亚离武吉丁宜大约七公里的丹革岱的荒郊野林之中。日本法西斯所以要在自己末日到来之前杀害郁达夫，就是因为做贼心虚，害怕这一人证在国际军事法庭以强有力的证据来指证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犯下的滔天罪行。但他们这一卑劣无耻的行径，正如郁达夫所说的“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郁达夫诗句出自他的《赠鲁迅》。他素来与鲁迅交情甚笃，几十年为人所传诵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这首自嘲诗就是在郁达夫宴请的酒筵前即席吟成的。后来鲁迅病逝，达夫即由福州赶到上海扶柩送葬。从1945年鲜血染红的郁达夫身上就看到了这伟大的鲁迅魂！

值得告慰英灵的是，我在马来亚继承了其遗志。一本本体现正气歌和民族魂的书通过地下渠道传进丁加奴政治犯监狱，后被殖民当局发现我因之被捕。在严刑拷打逼供中，我就是个字也不供！结果敌人再也抓不到第二个同案者。几十年后我荣归丁加奴，陈素兰等都感激我保护了他们，其实应该感激的是正气歌、鲁迅魂。



小说篇

许半仙

/黄顺来

前天老张来找我聊天，说起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一位算命先生姓许，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半仙。老张说他本来不相信算命这捞什子的，朋友硬拉他去，他只好去试试，想不到这个半仙果然名不虚传，连他心坎里的秘密也给他掏出来。我心里暗忖，像老张这么一位不相信算命的人也对这个许半仙赞不绝口，莫非这个半仙真的有非凡的本领？

“老黄！你不妨去试试吧！”老张说。

我说：“既然他算得这么准，一定狮子开大口，索价不菲吧？”

“不！不！”老张忙说，“不贵，才十令吉吧了。别再犹豫了，去试试嘛！”

考虑了一阵子，我终于点头答应，一来是好奇心所驱使，二来是最近不如意之事十常九八，连串打击接踵而至，令我异常沮丧，我要看看这个半仙是否能为我指引迷津？

老张陪我去找他时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我想像中既然半仙这么灵，来找他指引迷津的人一定络绎不绝，不料事实刚好相反，我们去到那里，里面静悄悄，连个影子也没有，半仙竟然在那里打瞌睡，不过当我们一跨入门槛时他立刻张开眼睛，精神为之一振。

我仔细向他打量一番，身材瘦削干瘪，两眼陷凹，下巴稍为翘起，毫无仙人气质，倒像个鸦片仙。



小说篇

他的办公桌放有一尊神像，神像前摆着一个小香炉，一缕轻烟袅袅地飘着，旁边放着大概跟算命有关的书籍，还有一个用来看掌纹的放大镜。

我道明了来意，他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出生时辰，然后在我脸上观察了一阵子之后，叫我伸出手掌用放大镜聚精会神地观看一番。半晌，他抬起头望了望我，很严肃地说：

“老兄！我批相一向是直言不讳，好说好，坏说坏，希望你别介意。

我说：“你尽管说吧！我一点也不介意。”

“唔！”他点点头然后说，“目前你的爱情和事业都不太如意。因此，你意志消沉，对什么都失去信心。”

我听了不觉心头一震，他说的一点也没错。他似笑非笑地瞟了我一眼问道：“我说的没错吧？”

我点了点头。老张问道：“有没有横财？”

他听了连声冷笑：“嘿！嘿！横祸恐怕都躲不过，还要横财。”

“横祸？”我听了大吃一惊，问道，“你是说我会遭遇到横祸？”

“不错！”他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天算起，七天之内，你将会遭到血光之灾。”

我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张代我问道：“能不能想办法化解？”

他沉吟了半晌说：“办法是有的，不过相当棘手。”

“你就想个办法吧！”老张说。

他皱着眉头说：“我当然会尽力而为，不过需要一笔费用。”



小说篇

我急忙问道：“要多少钱？”

他竖起两根手指：“两百块。”

“能少一点吗？”我问。

“老兄！这不是做生意，你不应该跟我讨价还价。你知道我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替你解灾消难？”

“我实在无法拿出这笔钱。”我说。

“那你最好去想办法。”半仙接着又说了很多关于我以后的运程，但我已心乱如麻，听不进去。

当我们向他道别时，他慎重地对我说：“希望你能筹到这笔钱，我一定会尽力替你化解，所谓破财挡灾，否则……”他没有说下去，只是神秘地瞪我一眼。

归途中，老张很担忧地望我一眼：“你打算怎样？”

“我想我是无法拿出这笔钱的。”我说。

“很抱歉，我无法帮助你。”老张说。

“你别这么说，我了解你的经济状况，你比我好不了多少”我说。

走在阳光底下，我的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于是我说：“算了吧！也许这个半仙是个骗子，妖言惑众。”

“我看不会吧！”老张以肯定的语气说，“他说你爱情事业两失意都很准呀！”

我听了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回到家里，我坐立不安，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听了忧心忡忡，立刻拿了香烛去庙里烧香求神明保佑。我开始生活在恐慌无助之中，仿佛大祸即将临头，总之草木皆兵，有什么风吹草动，足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好不容易熬到第六天也就是最后的关头。



我决定整天不出门，躲在家里，突然想到“关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句话，又是吓出一身冷汗。这时表姐来访，她看到我神情有异，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算命的事全盘托出，表姐听了捧腹大笑，她说她也有听人说过许半仙这个算命佬，很多人都说他妖言惑众，曾经被人打过。这时母亲拜神回来，表姐把我们母子教训了一顿，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表姐向我们告别时已经是日落西山，她说：“表弟！今天已经快要过去了，你看，什么横祸直祸都没有，这足以证明那个算命佬一派胡言，以后别再这么愚蠢，轻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表姐走后，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愚蠢和幼稚，竟然被一个骗子搞到终日忧心如焚，茶饭不思，实在太可笑。这个半仙真是害人不浅，想起这些日子所受的折磨，胸中的怒火不禁燃烧起来。

这时候老张一摇三摆走来找我，我知道他是要过来看我是否难逃劫数，我二话不说，一把拉了他一起去找许半仙算帐。

来到许半仙的办事处，我看到他伏在桌子上不知写什么东西？他看到我和老张匆匆忙忙闯进来，大概知道来者不善，连忙站了起来，问道：“两位有什么事？”

我一言不发，手一挥，把桌子上几本算命书籍扫落在地上，半仙喊道：“喂！喂！有什么事慢慢说，何必这样。”

“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这个害人不浅的王八蛋，害得我差点发疯。”我拿起那个放大镜往窗外一扔。

半仙脸色骤然一变，高声喊道：“阿雄！你快过来。”



小说篇

蓦地，从房间里窜出了一条牛高马大的大汉来，半仙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他一个箭步，向我冲过来，然后一拳打在我脸上，他出手快如闪电，我一时躲避不及，脸上挨了一拳，顿时出现满天星斗，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我摔摔头，慢慢地爬起来，突然我看到地上有几滴鲜血，我这一惊非同小可，下意识地摸摸鼻子，天！我的鼻子被打得流血啦！

老张连忙过来扶起我，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按住我的鼻子，替我止血。

“你……你们想谋杀？”我想冲上去和他们拼命，老张却硬把我拉住。

半仙脸上泛起一抹冷笑：“好小子！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你要来拆我的台？”

我指着半仙破口大骂：“你这个鸦片仙，害人不浅的乌龟王八蛋，你说我七天之内必遭血光之灾，害得我终日心惊胆跳，茶饭不思，睡不安宁，结果证明你是妖言惑众，真是罪该万死。”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半仙眨眨眼，露出得意的神色，“我的预言一向很准确，所以人家才会赐我半仙这个雅号。”

“呸！准个屁！你说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现在证明什么灾都没有。”

半仙脸上挂着笑意，慢条斯理地说：“老兄！现在我问你，你被人家打到鼻子流血，这不是血光之灾是什么灾？”

“啊！”我一时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老兄！我劝你还是乖乖回去吧！再闹下去吃亏的肯定是你。”



小说篇

我觉得半仙的话一点也不错，因为那个大只佬阿雄正在虎视眈眈地瞪着我。

老张过来拉我回去，我只好悻悻然跟他走。

“鼻子还会流血吗？”归途中，老张关心地问我。

“已经止了”我说

老张说：“你太冲动了。”

“我以为一拳可以打倒那个鸦片仙，想不到他竟然有请保镖。”我说。

“半仙的预言可以说很准。”老张说。

“什么！”我叫了起来，“你还说他准。”

“可不是吗？你现在被打得鼻子流血，不是血光之灾是什么？”

“是的，是血光之灾，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斩钉截铁地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去找算命先生算命了。”

(完)



闪小说三篇

(新加坡)

《背影》

莉莎身材娇小，短发大眼睛，清秀，念高中的年龄。

黄太太嫌她个子小，做不了粗活，又嫌她一脸忧郁，不开心的样子。其实她心里不愿意把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佣带回家。黄先生却说好，样子老实可靠，最适合带孩子。黄太太想到做家务看孩子就烦，就答应了。

介绍所陈经理不断交代莉莎，男主人很友善，更要提防。出了事，自己吃亏，还会被遣送回国。

莉莎牢牢记住。男主人果然友善，对她很好。女主人却凶巴巴的，对她又喊又骂，只差没动手打她。

有一天，她忘了把餐盒放进小主人的书包里，女主人知道了，除了骂，还要扣她的薪水。她哭了，男主人替她求情，说再给她一次机会。夫妻还为此事大吵一顿。



小说篇

那晚，莉莎想起生病的父亲，几个挨饿的弟妹，她睡不着。凌晨，她起身到楼下的厨房。他看见男主人站在客厅窗前，面向窗外。她流下眼泪，感激的眼泪，他帮她，不被扣薪水，她走上前，轻轻叫了一声“SIR”，投进他怀里，拥抱他。男主人一阵错愕。“你不可以这样！”说完，径自上楼。

过了几天，男主人带莉莎到女佣介绍所，说家里不需要女佣了，说她很勤劳，是个好女佣，请介绍所帮她找一个好雇主，同时把可以拿回的部分中介费转给莉莎。

黄先生办完手续就走了。莉莎看着男主人的背影，就像父亲送她到火车站后，离去时的背影，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下山》

旅行车准备下云顶高原，导游小姐数人数，37，不对，少一个。

“你们身边的人都在车上吗？少一个！”

“全到啦！”一个中年汉喊道。



小说篇

“等一下，我再数！”

“全到啦！开车！”中年汉又大声喊道。

司机听了，便发动引擎，开动车子。

导游小姐还是不放心，透过车窗往外张望，看见一个妇女不停地挥手，追上来。

“停车！停车！漏了一个！”

司机停车，还慢慢地把车子往后倒。车门打开，妇女气喘吁吁地上车。

“我要告你！导游，人还没到齐就开车！”

“不关导游的事，那位老兄一直喊开车！”有人指着中年汉，说。

“死鬼！你赌到老婆都不要了吗？没良心！”妇女吼叫。

“我输到头都晕了，要赶回新加坡的 IR（赌场）翻本。怎么知道你还没上车！”

车上的人都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



《奔泉》



据说南京郊外有个山泉，泉水异常清澈。但自抗战后，泉水突然变得异常污浊，且带血色。

一日清晨，有人发现山泉清澈无比，而且泉水湍急，一路弹跳雀跃。

大家啧啧称奇，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少说有三十万人。因为人太多，地壳承受不住，隐隐震动。

就在这时，几十万个手机大声鸣放，此起彼落。大家打开短信一看，信息都一样：

“日本东京岸外发生大地震，福岛被夷为平地，死伤不计其数。”

匪夷所思，大家还没回过神来，此时所有的手机都发出山泉奔泻之声，哗啦哗啦……



小说篇

锅

/潜默



阳光在头顶，疯狂地往下喷火。女人在车流里找不到泊车位，横起心把车子一转，就停在厨具店起卸货物的地方。

“老板，这是你卖给我的东西，用一次就生锈了！”女人提着一个黑色崭新的锅，交给正在忙着点算货品的店老板。

“这怎么可能？”老板东瞧瞧西瞧瞧一阵子，“这不是锈啊，这是你蒸煮时留下的痕迹。我家的锅也是这个牌子，用了几年，都没煮出问题……你看！”老板还摆摆架势，抖抖手臂上大块肌肉，肉颤颤的，表示他吃出健康。

“不知羞啊，摆块肌肉给外人看，关你卖锅的屁事！”老板娘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是生锈的就换给人家吧！”



小说篇

“砰”的一声，老板猛地把手上的锅往老板娘的方向抛去，“你做老板好了，看你能换几个，妈的，整天就是没事找事跟我斗！”

“锅不是我卖的，店也不是我开的，关我屁事！”老板娘说着，大摇大摆往门外走去，两块垂下的臀肉也不甘示弱，左右摇晃，好像要跟老板手臂上的男性象征斗一斗。

忽然，店里静得连什么人声都遁去，只听得外面的车声与车笛响个不停。太阳越发猛烈，热气一浪滚一浪强攻进来。

要换锅的女人耐心地等待。她看到男人提着她的锅拐进里头，接着就听到“嚓嚓”的声音有一阵没一阵地传来，混合外面的车声与车笛声，异常不协调。女人猜想老板一定用什么东西尝试除去生锈的地方。女人还嗅到一股难闻的气味，说不出是什么名堂的一种油气，越来越浓烈。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老板娘从外面摇摆着进来往柜台那边去接听。

“啊啊……什么？”她慌张地往里叫，“你儿子在学校出事了啊，校方要你即刻前去看看！”

“啊啊，有这回事！”只听得“砰”的，接着又是“砰”的声音，换锅的女人听到像是自己的锅从某处掉落，碰着某个地方复又反弹起来，就此静止不动。

女人心里面却也随着那声响连续“砰”了一阵子……

“你看，这老不死的，何年何日才会积点德啊！”老板娘在唠叨，语气不善。

换锅的女人显得不耐烦，“换个新的给我吧，老板娘，那个锅给你家老板抛了几抛，不中用啦！”



小说篇

“啊，我都说了，店不是我开的，东西不是我卖的，我可做不了主。你还是等着瞧吧，他准会回来把那锅弄好给你的……哎，你有所不知，我不过是个煮饭婆，他常叫我看锅里煮的就是了，别的可不得管……”

换锅的女人无奈，感觉那股热浪好像从内随即又从外两边夹攻冲着她而来，“咳咳……烟……烟……这烟是哪来的……”

蓦地，一个黑影从后面急蹿了出来，身上还冒着缕缕烟气……原来是一只猫，黑茸茸地掠过，如一股从烟囱里喷出来的黑烟。

“哇，猫着火了，猫着火了！”老板娘冲进里头，看到一团火光在她煲药材汤的地方往上冒，旁边斜躺着一个锅，火势就从锅旁迅速蔓延开来。“死啊，这老不死的，他在锅里倒了什么东西……唉呀呀，不对，火灾啊……火灾啊……”

噼里啪啦的一阵阵不停地响，像新年里不曾停止燃放的鞭炮声。一团火光跟着一团黑烟混和一股热浪疾卷而出。换锅的女人呛咳连连，拔脚往后便跑……

老板娘惊慌失措，朝里张望一下，“唉呀，那个又聋又哑的白痴还在里面啊……安娣安娣，别走，把他拉出来好吗？”

“那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快去救他吧，顺便也拿个新的锅给我！”女人察看形势，顿觉不妥，奔到门外的脚就此卡在那里，焦急地等待老板娘抛个新锅给她。

“哎，安娣，我跟那老不死的可没生下什么亲骨肉，那些孩子嘛都是他前妻生的，跟我无关！”老板娘一边嚷，



一边抓起柜台上的电话，“喂喂，你死去哪里了，还不快回来，你的店被火烧光了！”

那边，老板抓起手机，破口大骂：“他妈狗娘养的，臭婆娘，呸！”他摇着头，整副不置信的样子，转头对着儿子的老师，“我孩子怎样了？”

“碰到头了，头上有个铜钱般大的伤口，我们把他送去医院，止血缝针，该没事了吧。”

“呸，怎么没事，止血又缝针，事情可大啦……”老板怒目相向，“我……我一定追究到底！”

“是你孩子的错。他偷了女同学的钱包却要旁边的男同学背黑锅，那同学当然不肯，追着他来打，结果他失足滑倒，头碰到墙壁……”

“哪，你听听，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手机里忽又传来老板娘急促的叫声，夹杂噼里啪啦火烧物件的爆裂声。

“妈呀，是真的哩……”老板呼叫一声，飞快地跑去停车处。

那边，换锅的女人思前想后，结果硬生生把卡着的双脚用力拔起，冲向那火狂烧的地方去……

在烟火弥漫中她看到一个还躺着熟睡的人影，慌忙拉起他的手，用力一扯，“快走啊！火灾啊！”才想起对方聋哑兼白痴，算是白喊了。拉着他的手更紧更用力，见他毫无反应，一巴掌便掴下去，清脆的响声更胜于噼里啪啦火烧的声音。

倏地一个黑影从她面前一掠而过，她吓了一跳，看清楚原来是刚才那只着火的黑猫，身上的火没了，湿淋淋



小说篇

的，且一转眼间又看到它从角落处急蹿出来，嘴里像衔着什么物事，黑黝黝的在动着，像个活物。

“啊啊啊啊……”聋哑白痴竟然发出声音，手指着刚才那只跃过的猫，再指指自己的嘴巴，“啊啊啊啊”的，直至忽然给一阵噼里啪啦火烧的声音打断了。

“死啊，那只猫，衔着刚生下的小猫逃生哩！”外面隐约传来老板娘的叫声，忽又听不见了。轰隆的一团火狂喷而出，整个堆满杂物的厨房兼货仓刹那间消失在浓烟之中……

换锅的女人慌忙从货仓里捡起一个也是漆黑的锅，挟在腋下，一边强拉着那个聋哑白痴往外就跑……

又是一阵烟火噼里啪啦四处狂喷，火势好像燃烧堆积的干柴一样，烈火爆了又爆……

外面尖锐的“救啊救啊”消防车的声音戳穿耳膜。换锅的女人忽觉得挟锅的左臂重了很多，换右臂来挟时，才发觉抓紧聋哑白痴的右手不知何时脱了，她呛咳着跑出去，到得门口，吸一口活气，冷不防一个东西迎面猛撞上她身子，“见鬼啊你……”正要骂下去，忽又住口了，原来撞倒她的竟是那个聋哑白痴。耳听得一阵“砰唧砰唧”铁物敲地的声音在她身旁散落，有些声音还“砰”中了她的双脚，痛得她弯下身子。

“你看，还是阿驼厉害。”围观的人群里一个声音高地抛起，“都说了啦，别看他聋哑白痴，店里抬卸货物都是靠他的，了不起！”

众人循着“砰唧砰唧”的声音看到聋哑白痴的阿驼翻倒在地，身上还冒着浓烟，不知死活。从他驼峰上滚落下来



小说篇

的十多个黑锅兀自发出闪亮的光，一闪一闪与外面斜刺进来的阳光斗强。

换锅的女人失神落魄般从地上爬起来，拾起掉落的黑锅，一头便钻进车里，“哗叭哗叭”地按动车笛，催促挡住她车子的人群避开。

“你们挡着人家灭火啦，走开走开！”人群里挤出一个行政议员，大声对着看热闹的人群喊话。人们好像都怕做官的，纷纷让开一条路。行政议员好像拨开云天见天日，匆忙拾起几个黑锅，叠在一起挟在腋下，“这些锅都烧坏了，做做好事送给穷人吧！”说完，一转身就不见了。

“是啊，东西烧坏了多可惜，不如就给了我们这些穷人吧！”人群中有人一边喊，一边冲进店里，接着有更多人冲进店里，霎时间人们如洪水猛兽般，任意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卷去……

消防车的水这时终于如愿地从半空中像大雨倾盆，人群仿佛沐浴在春雨之中，脸露出在灾场上难得一见的笑容……

“我的儿啊，我的店啊……”

那是人们最后听到的一句响在春雨中的呼号声，渐行渐远，渐无声……

(写于 1-11-2012)

新书出版消息

1 《苍浪客自选集》梁冠中著/燭火出版社出版
RM30.00

邮购处: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E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2 《硝烟散尽时》驼铃著/漫延书房出版
RM20.00

邮购处: PEE LIONG KOI
2,JALAN PUTRA MAHKOTA 7/3B,
PUTRA HEIGHTS,
47650 SUBANG JAYA,
SELANGOR

3 《马华佛教散文选》(1982-2012) 主编: 郭莲花/林春美
佛光文化事业出版

RM49.90

邮购处: FO GUANG PUBLICATIONS SDN BHD.
43,JALAN SS3/29
TAMAN UNIVERSITY,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4 《今年有点儿特别》碧澄著/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出版
RM22.00

邮购处: LAI CHOY
2,JALAN 6/39,
TAMAN PETALING,
52000 KUALA LUMPUR

5 《燭火》(41期) 文学杂志/燭火出版社出版
RM6.00

邮购处: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PARADESA RUSTICE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SARA,
52200 LUALA LUMPUR

94期年赞助人 10-04 2013/31-8-2013

1	吴青峰	1000.00
2	许益镇	1000.00
3	余国荣	500.00
4	李浩财	300.00
5	许彩卿	200.00
6	王梅春	200.00
7	邓长权	200.00
8	李锦禧	100.00
9	辜雅健	100.00
10	陈有明	100.00
11	继程法师	100.00
12	刘子清	100.00
13	史业炎	100.00
14	江沙嘉德文教研究会	100.00
15	胡涵青	100.00
16	张善发	100.00
17	杰 伦	50.00
18	凌水娇	50.00
19	何燕嫻	50.00
20	叶宏明	50.00
21	王昌波	50.00
22	关家慧	50.00
23	泰丰根记	50.00
24	吕子介	50.00
25	邱清妮	50.00
26	覃绍波	50.00
27	黄永全	50.00
28	黄林源	50.00
29	张雅掀	30.00
30	林多顺	30.00
31	叶仁华	10.00
32	叶汉权	10.00
		4980.00

《清流》邀稿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留意：从65期起，凡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有关文章的思想观点，并不代表本刊，同时接受有异风者来稿提出，借供切磋。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若无，恕不处理。
-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王枝木先生
4, Tmn. Seri Delima, 33000 Kuala Kangsar, Perak, Malaysia.

*“小说”请寄紫梦玲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诗歌”请寄潜默先生
12, Persiaran Bandar Baru Tambun 12, Desa Tambun Indah, 31400 Ipoh.
e-mail: fh.chan@streamyx.com.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涵青女士
40, Jln. Pengkalan 2, Tmn. Pengkalan Jaya,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e-mail: qingqing284@gmail.com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章钦先生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纯文字形式存文稿#

#如用电邮投稿，请注明《清流》稿件，寄至：provence_118@yahoo.com



量度中秋

/凌江月（新加坡）

你眼底下的中秋
和你心中保存的中秋
有多少难以诉说的距离
过去式的中秋
和现在的中秋
又保持多少说不完的差异

你总是在比拟的心态下
心烦意躁无法度中秋
或许城里的灯火太灿烂
饼色缤纷而口味杂陈
更看不惯那变相的灯笼
心中堆积起片片疙瘩
犹似如燕低诉的呢喃

想起思念的清凉月色
却又似乎年代遥远而不可思念
那渐沉渐冷的失色时光
就这么悄悄地流逝于无声无息中
你只能放下心头的沉重
撇下烦琐杂叠的思绪
推窗远眺时
却迎来一轮明月如此明亮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